

保晚齋集

序

記

卷四



共八

保晚齋集卷第七目

序

送冬至書狀官李汝慎徽中之燕序

菊花詩序

新法渾天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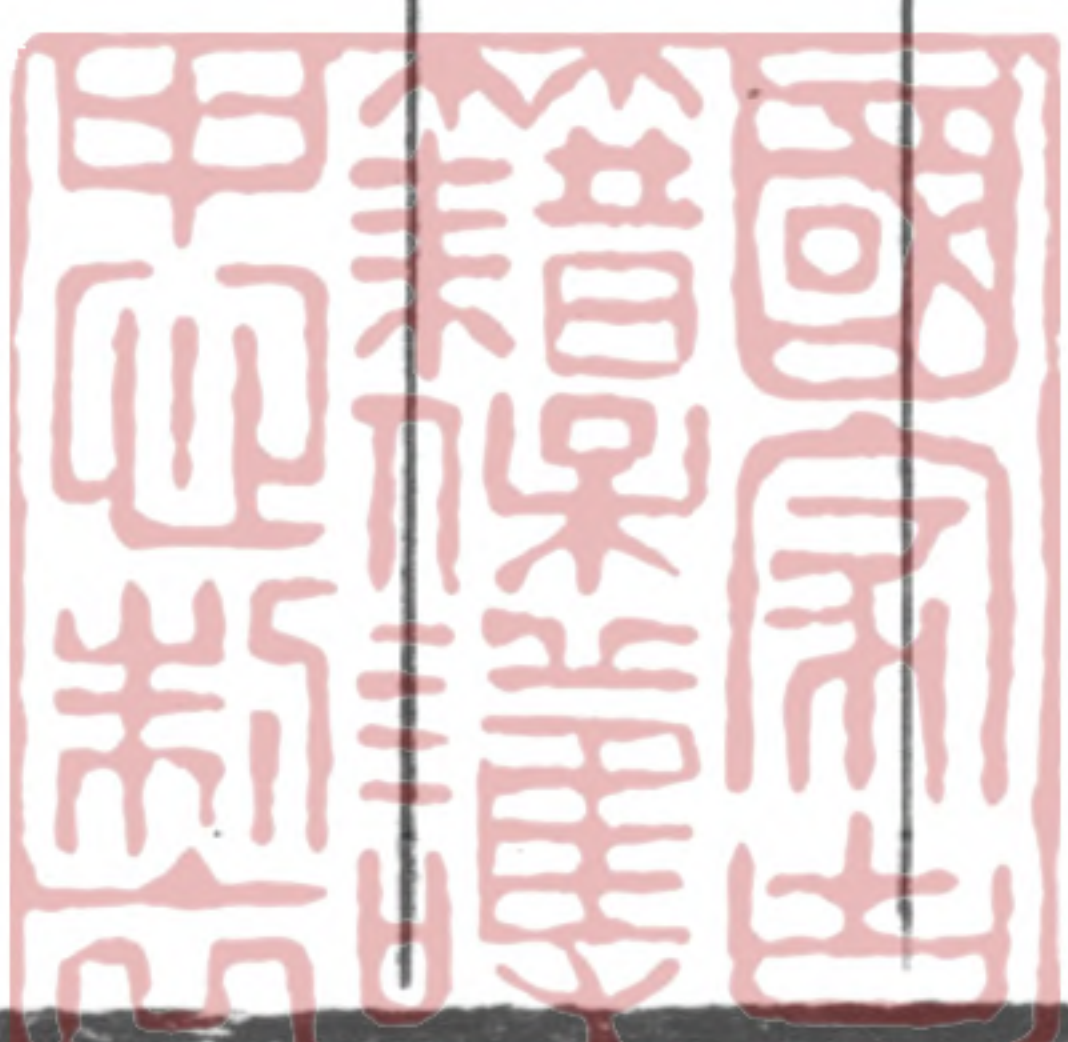
宣賜御書序

景福宮慶賀圖序

合灘聯句詩序

宣賜家弟命善御書序

喜雨應製詩序



御覽齋集 卷一
尊賢閣喜雨詩序

奇奇篇序

易先天學序

尚書逸旨序

本史序

管子解序

綱目新編序

易學啓蒙集箋後敘

重鐫四書輯釋序

至日箴序

廣橘詩序

利川徐氏族譜序

重鐫大丘徐氏世譜序

御定宋史筌後敘

方言類釋序

詩史八箋序

幸院會講圖屏序

北學議序

內閣學士題名記序

耆社慶會曆序

保晚齋集卷第七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序

送冬至書狀官李汝慎徽中之燕序

國家為皮幣之役百有餘年慶有使慰有使皆特惟
冬至歲一使明年春還以受朔賀正也使有正副又
置書狀官兼行臺以糾一行之不如法者正副惟體
重爾權在乎書狀官故象胥鞮鞻隸卒之屬憚書狀
官甚於正副焉上之三十六年李徽中汝慎以冬
至書狀官兼司憲府持平承命以行將略鴨水踰薊

門觀中國之故城郭宮闕以歸汝慎余之姊兄也於
其行序而爲之詩曰

策策寒吹勁悠悠征旆翻客子路三千遙指薊之門
此行吾經歷爲君請具言勿謂一介馳知有百責存
徒御是赤子正副是仲昆誠當式相好寧使有煩冤
試看羣飛禽嚶嚶春煦暄象胥迎末利入柵已狂奔
縱之如狼麋急則爲猱猿調擾貴得中小過在所原
忠信仗蠻貊先我一行敦然後事訶察爲問治昭昏
悲歌燕市暮誰哉主乾坤數已窮百六運當改一元
磨我清明鑑照彼得失根歸歟奏丹墀管籥固邊垣

暇時縱遊覽動止須自尊一不慎出入釁尤河決源
專對誦三百吾師曾有論使乎奚取詩詩教在柔溫

菊花詩序

梅詠於詩載於書而屈子之騷陶令之詩不一及焉
菊於詩書無少概見而二子若不能一日無菊何也
或者以爲梅花之君子也君子時其進退菊花之隱
逸也隱逸一於遐邇詩書道中正故取花之君子二
子甘寂寞故取花之隱逸各因其性之近也而又有
難之者曰屈子始爲楚懷王所倚任中遭斥逐怨而
作離騷屈子之非隱逸明矣陶淵明爲彭澤令見劉

裕用事托於折腰小兒解印歸柴桑亦非以隱逸自命者則或者之說於是窮矣要之君子常有隱逸之志隱逸常有君子之操君子隱逸非有二也以隱逸之志而出乎朝廷則爵祿無所眷以君子之操而處乎山野則貧窮無所撓故好梅者未始不愛菊愛菊者未始不好梅特隨其所值寄其興趣而所取者似若有不同未可以發之篇章者斷其素性之必然也余與朴仲涵為菊花詩累篇蔡景洪以余與仲涵非隱逸也而疑其所好之不倫故余道其所以然者以解嘲焉時方冬沍龕梅將綻余欲與仲涵為梅花詩累篇以繫菊花詩之後景洪毋以余有愧於君子而哂之也

新法渾天圖序

圖起於象象明則圖明矣圖凡有二象亦有二堯典之曆象即渾天象也而以天度中闊南北狹一惟圓鍾故圓鍾其形寫日月星辰於表從外類視此後世渾天圖所由起也周髀經之筮以寫天即蓋天象也而以日月星辰在天之裏人中處仰之若從外類視則左者右右者左非復本然之體故倚蓋其形截去冬至日道之南容人自下窺視此後世蓋天圖所由

起也二者雖同出於古然以象測天則渾天蓋天一也而以圖擬天則蓋天之不如渾天遠甚何則象可使南北均狹而圖不能然近北之星固如其度近南之星狹者反闊無以得其真度而我國雲觀所傳之圖卽蓋天圖也余是之病欲參互二象折衷爲圖者久矣文生光道精於曆數從吾兒浩修遊聞余言樂願相其事遂就黃赤二道各分南北使二極皆位於中而不失其表裏之正又益以日月五星爲圖凡七俱著測候槩略于旁蓋不待範銅鑄鐵亦一儀象於綃上也旣成名曰新法渾天圖方今 聖治煥巍駸

駸乎百度之貞安知此圖不爲雲觀之所取則也乎

宣賜 御書序

上之三十八年冬十二月 上御慶熙宮之思賢閣吏曹叅議臣徐命膺侍焉前任海西事也先是以聖壽且七旬尚衣院製獻鳩杖而 上親爲銘羣臣和者七十餘人是日弘文館校理金魯鎮上疏進三銘 上報曰思先卿之未盡輔七旬之老君顧臣命膺曰先卿而在也年當幾何臣對曰七十五矣 上愀然良久命紙筆親書三十字賜之其曰答儒臣之語卽思先以下十二言也臣俯仰今昔感涕而祇拜

受焉嗚呼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臣嘗讀此以爲作人何與於壽考乃今知其言之信然也方聖上初登大寶先臣實始立朝周流歷試以外以內二十年間遍長六卿當是時邦內無事庶政修舉夫豈有未盡者哉然先臣年未至於下壽位不滿於三事則登崇俊良乃所惡而未盡也董正百僚乃所欲而未盡也振刷綱紀乃所期而未盡也蓋非謨有所不契道有所不合顧其勢然爾今先臣不在於朝其所未盡乃是爲先臣後者之責而有不得以愚陋辭之况昭回宸章丁寧反復幾與三代帝王望其臣

者一無間也乎雖然如臣者無能爲役於先臣其於聖朝作人之化固不足與議而乃若在廷諸臣父前子後相繼位著各效其嗣業之願者公卿大夫而半之此無他焉勉勉我王自求多福寶壽靈長享有期耄其於臣鄰使爲父者始其子之事爲子者終其父之事如春生秋成著見於地皆由上天一元之運爲之宰也臣於是知詩人之言深有味焉而作人之道果非壽考不能也退而爲帖謹敘顛末以遺後之爲子孫者使知臣遭逢之盛如此且以爲臣之自勉云

景福宮慶賀圖序

唐有九老會之圖宋有耆英會之圖夫人臣謝事樂
有高年子弟慶於家鄉人慶於野此一介之樂何足
爲世輕重哉然千載之下摸寫其事危冠皤髮至今
照人耳目一展卷而知其爲當世之嘉祥况以崇高
之位撫頤期之壽舊闕受賀羣英濟濟會弁映而雜
佩鏘也乎此慶賀圖之所以作也我 聖上三十有
九年 寶籌登于七旬羣臣請尊號不許請進宴又
不許於是三公六卿百執事以及庶民咸以爲撝謙
之德 上所固有獨不曰衆情之不得伸也乎乃癸

未元朝 上謁 太室原廟歷者社然後御景福宮
之勤政殿舊址受羣臣慶賀夜四鼓旋蹕是日臣之
歸鄉者畢集民之在遠者亦至或終日偃僂或終日
植立非彊有力者未必不至於倦怠而猶曰一日之
禮於心不能忘也諸府庶司爲圖于屏者以十數獨
天官之圖凡其城郭街巷羽葆旌幢之屬部曲行伍
之列行者馳者販者負戴者無不該載而謹著之臣
試披圖而觀則金湯天府百雉八門我 太祖之經
營創業也閭井市陌五達七軌我 肅考之撫綏守
成也 太祖享七旬之壽故肇基王迹若此其宏偉

肅考履四紀之阼故賁飾太平若此其殷盛式至我
殿下以 太祖之壽承 肅考之阼在周則太王王
季之後繼之以文王也在殷則成湯太戊之後繼之
以高宗也天之眷顧有邦必降一聖人以開始之又
降一聖人以經理之然後復得聰明睿智之君與其
壽與其阼以盡其會通之烈者歷攷熙代如出一轍
嗚呼謂天不有命可乎故觀岐豐之圖周之所以爲
周可知也觀亳耿之圖殷之所以爲殷可知也卽夫
慶賀之圖而見其黼座顛仰左几右杖所御之殿寔
太祖之舊殿所臨之臣又 肅考之舊臣庭燎晰晰

龍旂煌煌葱珩趨蹌者黃髮台背太半而是則知天
之金聲玉振集大成於 殿下者於是乎在矣豈可
以龍門洛社一時勝事而班之哉是宜與版章輿圖
偕藏太史以備後人之考論云爾

合灘聯句詩序

踰茂山嶺而北是爲六鎮之地其次玄枵其星箕尾
渤海爲其腋白山臨其頂霜露之降不以其時五穀
弗具惟麻臬宜土故民挾布縷舟而南貿遷有無以
爲生是以國家視若外服非甚有罪者編配不及於
此乃癸未秋七月洪樂命士順以弘文館校理謫會

寧鄭恒齡玄老以司諫院司諫謫鍾城李獻慶夢瑞以司憲府執義謫慶源鄭述祚孝善以司諫院獻納謫穩城而余又以吏曹叅議隨其後於鍾城矣五人之中惟余愚鈍無所長其疎棄於明時固也餘四人者通經博古治文辭赫赫有聲求之朝廷數有其右以朝廷之數有右者而各以罪黜一朝聚集於荒裔之地謂非有數不可也五人者詩相和文相評疑義相辨質簡札往來幾無虛日乃八月二十四日鴈已南菊有華天氣昭朗若嶺之內余與洪士順鄭玄老會于鍾會之間合灘之邨論道德之精英談文章之

得失上下千古如遇朝暮至邨雞咿喔猶不肯寐於是相與歔歔握手愧覺尤之在身歎會合之前定嘉習坎之中有亨之道焉爲之聯句以志其始爲之識跋以紀其後而復屬余爲合灘聯句詩序

宣賜家弟命善 御書序

宋仁宗親書日新厥德以賜張士遜而爲臣者莫不勸於善孝宗親書明良慶會以賜史浩而爲將者莫不勸於勞蓋聖人字畫乃其心法之形而渾涵造化輝映日星如圖之出河書之出洛一見於世其開人志感人心自有不期然而然而非獨受之者之所得

私也 上之三十有九年癸未家弟命善射策增廣
試爲乙科第六人唱名翌日詣闕謝恩 上親書思
爾父祖一公事予八言以賜之將退 上呼語之曰
祖則爾外祖忠憲公也於是命善懷而歸示其兄命
膺及其內兄李澥三人者相與感泣期無負於一公
之道焉嗚呼方 聖上卽阼之初我外祖忠憲公實
居台輔而我先考文敏公左右之當是時朝著之間
胥立門戶好惡殊趣言議異塗而二公一以公平裁
之言人材則不係彼此之別論是非則不泥人我之
分雖羣疑交積而守正不撓屹然如砥柱之中立易

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我 聖上卽載臨御履大公
之道行至公之政者二公之力居多而至今不忘於
聖心故今命善之登科也親灑 宸翰表章一公眷
眷然深有望焉如此亦希矣哉况命善爲兒時纔免
文敏公之懷就學于忠憲公忠憲公亟稱之曰他日
爲國家典文衡者必此兒也是則命善于忠憲公非
惟宅相有師之道焉家法也師範也 君命也爲命
善者可不知所勉哉雖然豈特命善之所勉而已卽
命膺與澥凡爲二公之子若孫者皆可勉也又豈特
命膺與澥之所勉而已此理根於人人之心吾知命

善懷 雲章下殿陞自夫三公六卿以至百執事其必屬目傾耳相與勉以一公如宋仁之臣勸於日新厥德宋孝之臣勸於明良慶會而不徒已也然則惟此尺紙八言其將書於洛圖於河日星造化於天而不可爲一人之私有有一家之私寶謹敢粧潢爲帖又序其後以與薦紳大夫共之

喜雨應製詩序

周道昌而甘雨之詩作衛業盛而靈雨之詩成夫蕭管駢牡以介景福乃曾孫之篤孝桑田夙駕以勤民功又哲辟之盛節彼一時霈澤何與於德政而至今

誦其詩想其事天人感應之機赫赫然如在目前甚矣休徵之關治化而歌詩之善揄揚乎此喜雨應製之詩不可以不之傳也我 聖上四十一年乙酉自春徂夏雨不能澤麥之苗者將萎秧之抽者未茁千耦荷鋤望望然惜雨久矣乃四月乙卯 上親行禱祀于 太室禮備樂和將以至誠工告成祝告嘏於是風自南密雲四起越二日丁巳雨雨一晝夜乃止畝澮溝洫皆滿向之將萎者勃然未茁者油然農謳謔謠相聞於四郊 上曰神賜也敢遑處乎卽引籌司諸臣之入對者命駕適于野招農夫問田功披

簞戴筩咸在輦前 上親命韻籌司諸臣使各賦五
七言近體既成諸僚相與謀所以壽其傳者而俾臣
命膺序之臣以為詩之有應製始自初唐盛于皇明
特不過陪侍之樂讌遊之歡而已然且鉉梓流傳垂
之百代想君臣之遭遇驗時世之泰平殆與喜起卿
雲上下一轍况此篇以其因祀感雨則南山甫田之
餘意也以其得雨省農則定之方中之逸響也夫以
三詩之各主一事聖人猶且存之風雅以見周衛之
所以興况今一舉而三善有之也乎宜其付諸剞劂
藏在太史以播之於詠歌使於休盛烈垂耀今與後
而知有國之重莫先於祀治民之本莫大於農也雖
然不有以言之又孰知其然哉此諸僚所以屬臣臣
所以不辭而為之文也

尊賢閣喜雨詩序

世常說天王家文章匪其事然喜起之詩大風之歌
秋雨之篇遇境寄興流播千古雖一生學習聲律者
茫然自以為不可及何也匪其事者謂其不專心致
志如操觚者之為耳乃若天分之高本原之澄而發
為言語自然中律則是日星河漢于天而天不能不
文章也流峙草木于地而地不能不文章也嗚呼其

亦可以已乎知其不可以已也 上之四十有四年
戊子仲夏 春宮邸下講詩經於尊賢閣侍講院兼
弼善臣徐浩修兼司書臣金基大侍焉遠而天命之
微近而人事之宜精而儀象之制粗而字音之叶莫
不發難研究疊疊不倦時久無雨忽有聲颯爽於林
端滴瀝於簷角須臾沛然川渠溝瀆皆滿 邸下色
喜及二人者退書下近體喜雨詩二篇于二人者令
各和進二人者各賦二篇獻之而浩修懷簡歸家示
其父命膺命膺俯而讀仰而歎曰美哉詩也颯颯乎
灑灑乎聲中韶濩律中鍾呂模寫 天顏之有喜則

以 聖心為心而如其孝也揚厲八方之占豐則以
眾樂為樂而如其仁也夫仁孝夙彰固 邸下之所
有而未聞以聲律為工乃今臻其妙如此信乎流峙
草木于地而地不能不文章也日星河漢于天而天
不能不文章也况講討之暇樂與宮僚相酬磬笙和
而宮商宣則是又虞庭喜起之餘意豈可與大風之
作秋雨之詠徒歌嘒唱者班之哉遂藏弃尊閣俾後
人知 溫文之天錫而為尊賢閣喜雨詩序

奇奇篇序

事有不期然而然與巧相湊合者皆奇也昔歲丙戌

余以副提學不赴召來謫甲山時當六月如導之以登白頭之山一奇也前乎余而登白頭者皆遇雷雨風電神懍魄褫不敢褻玩而比余之登則天日昭朗遠邇山川一舉目盡之二奇也訪古今察沿革知白頭當祀而不祀揣摩感慨爲之踟躇三奇也歸與原任大宗伯相遇於禁中說此亶亶歎知見之相符期後日之奏白四奇也原任大宗伯旋秉鼎軸慨然建白移鼻白之祀祀之於白頭五奇也當設施未幾余又以屢乞致仕黜補甲山迎神牌而題之備床卓而祀之六奇也有是六奇則宜其奇終始其奇然余見

閣而不壇旣失之禮坪而不峙未必其基爲上一疏請移基築壇欲其奇之益奇而值余內移疏不得徹其事遂不能盡奇何哉無乃奇純乎奇造物之所深忌而不奇其一以裁損於六奇歟六奇之奇以余之私而爲奇也一不奇之不奇以邦禮之重而爲不奇也嗚呼此余所以俯仰較繫於奇不奇之間不能自已者也雖然余聞人智常蔽於近天道常要於久今之所謂不奇者後未必不純乎奇何以知之以事有不期然而然也不期然而然者奇中之奇也遂以奇奇名祀典之始末以徵諸異日而爲奇奇篇序

伊氏齋集卷之七
易先天學序

伏羲之易謂之先天文王之易謂之後天誰謂之邵子謂之也非邵子之謂之也吾夫子云爾矣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此非吾夫子之贊乾之九五者乎然先天可以度天地可以節日月可以裁四時又非獨鬼神之告吉凶而已故終又歸重先天曰天且不違况于鬼神乎明其有大於後天也先天後天夫子名之歟非夫子名之也文王名之而夫子稱之也何以知之推其作易之義而知之

也先天對待也後天反對也對待者必其在天者也反對者必其在地者也天行左旋而日月五星右旋非在天之對待乎晝夜以南北而相反時刻以東西而相反非在地之反對乎對待天之所本有故體也反對必因地而有之故用也是以先天立象皆以對待而橫圖以左右對待圓圖以周旋對待方圖以表裏對待變化推移密合造化之運而其于學也以簡易立其心法成位于中者是亦體而已矣後天立象皆以反對而以其分篇則惟曰反對以其序卦則惟曰反對以其列位則惟曰反對以其取象則惟曰反

對變動推遷括人事之用而其于學也千塗萬轍或
險或夷皆欲一心之應之得中得正者是亦用而已
矣蓋文王以先天乃造化之始其於人事難以收用
故復作後天之易而俯仰上下見造化反對莫非入
用之位故就先天而反對之遂爲今之周易然後以
先天體立天地之先後天用起天地之後故先天曰
先天後天曰後天歷代相傳以至於夫子表章而發
揮之嗚呼希矣夫子既得先天後天之學集其大成
又著其理於繫辭以詔後之爲其學者及夫子歿後
天之學傳于商瞿橋庇馯臂周醜以及田何盛行於

世而先天之學則不立文字只有四圖流傳方外家
千五百年之後康節先生邵雍堯夫得之於希夷先
生陳搏圖南蓋其旨訣主乎意言象數究陰陽之消
長以卒歸於心法乃理義之淵藪問學之本原也當
時二程先生亦嘗亟稱之其後晦菴先生又著啓蒙
理其遺緒於是諸儒代述各有發明然駸駸乎文義
之纏繞而象數之隱微矣命膺自夫蚤歲卽嘗研求
師承無所見聞甚固又恨生晚不能執贄於先進之
門徒抱四圖反復累載及夫年踰知命自度其終不
得明師而就質之則記其所疑以俟後之君子是亦

伊晚齋集 卷七
公天下之道故敢述先天學一書則圖四篇象四象也立卦八篇象八卦也傳學三篇象六位之三才也經既正矣又以考言明象極數會意爲之緯而遂終之以心法之中天道之中則造化人心皆從中起也非敢曰得先天之藩籬誠以爲後有知先天者尚得因此正其差謬則區區之見庶不歸於迷誤而亦安知先天之學不由此益明也歟

尚書逸旨序

尚書逸旨所以記尚書之逸旨也逸旨與逸篇不同逸篇者有其名而無其文如書序所載九十篇其三

十二篇逸于秦火卽汨作九共藁飫帝告之類是已凡此漢初諸儒已有無徵之歎况今累千年之後雖欲考其句語何可得也逸旨者有其文而無其法今所存五十八篇其二典禹謨三篇則朱子傳其旨臯陶謨以下五十五篇之旨又有朱子門人蔡氏之傳夫朱門經旨乃孟子以後所未有者豈有所謂逸旨者哉唯是上古曆象之法至精至妙以數則有周髀句股以器則有蓋天渾天璣衡圭表而皆逸于戰國至明季乃出故朱門講說自天人性命以至異端瑣事蓋無不語及而獨於六者之法一不槩見者誠以

法與理殊理可以觸類伸長法雖亞聖大賢既不得其端倪則無以扣發神知也夫如是故朱門人嘗請點尚書以幸後學朱子辭之欲待後人且曰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會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也是蓋先知疏文未備之法且將復出而眷眷以補闕有望於後人也然今曆象之法出已久矣尚無人參互經旨表章發揮則朱子之志其將不行於後人歟愚讀尚書竊有一二記疑大抵皆曆象新法又附以禹貢地理洪範洛書蔡傳之所未備者名曰尚書逸旨匪敢與議於後人之責將欲因此起後人之發難以

卒朱門未卒之志云

本史序

本史以紀志系傳敘農政之始終也敘之維何洪範八政食居三公賓師之上而爲其本故八穀皆本紀也以穀旣爲本紀則其八穀之所有事皆志也蔬菜果實分占園圃助供養祭之本猶宗藩分封世修土貢故蔬菜果實皆世家也樹木草卉爲棟樑爲舟車爲籩筐禁楛以及榦根之臃腫莖葉之委靡采之藏之備豫衛生之本是又賢能曲藝俱收并畜以布列於朝廷百執事故樹木草卉皆列傳也於是統名之

曰本史則以農政天下之大本也豈惟天下之大本而已哉仰觀于天天有農祥天田丈人之星則天以農爲本也俯察于地地有畝澮溝洫同成之制則地以農爲本也中類于人人之等不越乎天子大夫士庶人而天子親耕藉田大夫各事采地士庶人以勤惰分爲上中下則人以農爲本也與凡風以動之雨以潤之日月以寒暑之者莫不爲節於農而農外無事則其優優洋洋際蟠峻極直與禮樂一也世而無史則已苟有之豈以農政之本而無史也史而無紀志系傳則已苟有之豈以農政之本而無紀志系傳蓋許之也

管子解序

也此余所以哀集諸家損益折衷以爲之本史者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未之見史之及闕孔子蓋許之也

梓匠之爲梓匠也臬而繩之懸而望之參而圍之斧鋸審面各有法術能者成不能者敗况於焉天下國家乎爲天下國家者自周衰始分王伯語其道則王純而伯雜王實而伯假王內而伯外語其法則王與伯一而已譬之梓匠王其誠心精藝以事其事者也伯則但以其法術入以取食也然取食者之斧鋸審

伊尹齋集卷之
面與事其事者之斧鋸審面未嘗有二法也五伯之
佐唯管仲才且雄今讀其所著管子一書達而理織
而周覈而不刻幾與周官六典相表裏但未知其所
獨知之中亦能有天德王道否乎則是於王蓋得其
半而失其半矣故夫子大管仲者大其法之大也小
管仲者小其於道爲小也而孟子則以道自任故曰
何會比予於管仲諸葛孔明則所取者法而已故自
比於管仲歷觀聖賢之論而細推之其不可以管仲
之小棄管仲之大也明矣然自漢以後管子一書掩
晦不章人之視之會不若荀况揚雄王仲淹之書夫

三子者根據六經猶有所未醇則有六經之日星斯
道雖無三子者未見其闕而若管子之詳於法則往
往有六典之所未及者且其言皆經歷而去取之非
空言也如不欲爲天下國家則已欲爲天下國家則
吾見此書之未可少也亦安知不爲梓匠於天下國
家乎於是疏其義證其訛謬以與世之志經綸者輔
其能焉

綱目新編序

天時之周乎上人事之運乎下豈有數存歟不然何
其相待而巧值若有以使之也昔晦菴朱子以宋乾

道壬辰編成綱目而綱法春秋之經日擬春秋之傳
森然法例純乎洙泗之正脉故史家之視綱目九重
於全史式至皇明復撰宋元綱目以續之豈不曰一
代各具一代之綱目而不可闕也歟獨皇明 十八
朝事實尚爲闕文非闕文也蓋將有待焉耳矣粵今
年壬辰我 春宮邸下進講朱子綱目以迄宋元將
欲繼講明紀未有其書於是喟然歎曰 高皇之起
濠州非至正壬辰乎 神皇之造藩邦非萬曆壬辰
乎是其始終天時偶符綱目編成之年以此年修此
書使皇明不亡於方策我國家崇報之者禮則宜然

乃以義例授賓客臣命膺釐正明史立綱分目凡二
十卷名曰資治通鑑綱目新編嗟夫神州陸沉今已
百餘年矣四海之廣九有之大春秋一部無地可讀
而惟我東土尚保皇明之衣冠文物說者以爲皇明
綱目不作則已作之則其必在於東土然而百餘年
間 聖聖相承其於崇報皇明幾無餘憾而惟是闕
文未之遑焉今我 邸下起感天時鼎新史運卽夫
壬辰編成之舊史續以壬辰創修之新紀使二百七
十年之禮樂政法炳然若日星而朱子綱目遂爲有
始有卒之書斯已奇矣又况 高皇以壬辰朔洪基

於天下而 邱下以壬辰奠明業於卷中 神皇以
壬辰存我邦於海隅而 邱下以壬辰正明統於蘭
臺善世傳信殊塗同功以及支干如執左契極人力
之巧亦有所不能必者天其或者留此一書於宇宙
慳秘護惜以待是年編成於是邦也乎夫天爲人與
時而不能必人之立事人體天立事而不能必天之
與時時至事舉數行於其間故曰有數存也臣與聞
編摩一遵朱子成法不敢以私智妄有參錯然固陋
之識雖於魚魯亥豕亦難辨其訛謬惟孤負 睿指
貽譏後人是恐是愧云爾

易學啓蒙集箋後敘

壬辰冬 王世孫邱下將進講易學啓蒙附註以附
註箋釋有要解補解暨傳疑而各一其編莫之會通
令賓客臣命膺合萃爲書便于省閱且以附註專文
義而略意象猶未盡先天之廣大也采先儒之說可
以警發意象者爲之增註時芸館之鑄字初成以初
成之鑄字印新訂之啓蒙廣布方國嘉惠多士之學
易者臣命膺仰而歎曰自伏羲肇先天之圖吾夫子
發揮之至于今數千年間凡縱橫紙上轉相摹畫者
無非天地之精英蓋不必龍馬之感生也故其一隱

一現道之顯晦係焉當宋之時五星聚奎而四圖乃出以至於有啓蒙當明之時奎壁揚輝而啓蒙是尚以至於有附註我朝兩解又在附註後百年之內則殆將以東土一域匹休中邦之文教也嗚呼天意人事之相尋猶若有可見者矣雖然書非圖無文圖匪希夷康節無傳而希夷康節之學主乎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相與付授惟恐失墜則其端遠自伏羲夫子而非其創也何以知之以與繫辭中易四道者合也附註爲書言則詳矣其於意象數多所闕略豈道之顯不盡顯於一時必要諸久歟不然舉其一而

嗇其三何也今 邱下盛年遂學妙契先天爰初開卷已悟先天之學不可舍意象以爲學得意象則言數不外也因舊說暢新義不惟進益 睿知又推及於多士而伏羲夫子之道庶幾可述於吾東以人驗天不知奎壁之間其光輝何如也亦有五星之次舍者否是其與天地相應無他焉以天地之意卽先天之意也先天之意中圖而起中圖而行萬象皆由是出入苟欲神而明之先明一心之圖必使起中之意行中之道萬事皆由是立然後先天之意明先天之意明則天地之意乃應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夫豈徒知云乎哉此 邸下所以令于臣臣
所以承令不辭而資胄筵之實用也夫

重鐫四書輯釋序

酒之始醴也及盎醴諸齊極其豐腆然必以醴爲上
者不忘本也冠之始緇也及皮爵諸弁極其文章然
必以緇爲先者不忘初也四書之有小註初自新安
倪氏輯釋至皇明推演輯釋以爲大全則大全遂盛
行於世幾乎家藏人蓄而輯釋一書顧乃沉淪隱晦
學者往往不知其名何也臣嘗得 世宗朝印本輯
釋而讀之其言約故其思易其思易故其義明類非

大全汗漫之比矣後考明儒薛氏當大全新刊之時
已厭其支離而乃獨眷眷於輯釋臣於是益信輯釋
不可無於斯世也今年夏我 春宮邸下以芸閣所
藏活字印 世宗朝肇造之文物而散軼刊缺爲可
惜也稟于 大朝命芸閣重加範鑄盡韻府乃止將
印一部書以試其字體咸曰 世宗朝後始備之活
字當印 世宗朝時尊閣之輯釋也然遍問聚書家
終莫之得會臣以賓客入對胄筵則 邸下出內藏
輯釋示之仍指授義例於臣凡其約說章圖通攷通
義等後人所附益者并皆刪去但取倪氏原本詳加

校對鐫印廣布俾作大全之體緇焉夫緇之質若不
及皮爵之文醴之淡若不及盎醴之旨然旨生於淡
文生於質源流深淺固不可誣故善學者於其質且
淡也用力焉而文且旨也自有以馴致臣知是書出
後昔汨真見於大全者藹然新意旁生行墨間為之
本初於經術而以之妙道精義黼黻 王猷對揚我
邸下繼往開來之治必是書為之助也

至日箴序

箴起於禹鼓備於武几盛於濂洛之堂室戶牖所以
警一念之怠而為常目之助也今我 春宮邸下學

則對時工以惜陰當履長之日為箴并序序五十有
五言應河圖之全數箴四十有八句應著策之揲數
文辭爛然義理邃奧如是而猶不足也又使宮僚和
之藏弄一帖左右觀省以代瞽史之誦嗚呼吾東方
億萬年文明之休將於此基之也歟雖然一日之晝
夜一月之晦朔一年之寒暑涼燠皆天心之所流行
何獨於至日見天心而人之體天心又何獨於至日
哉言天人之合一則人在天之中心在人之中立象
比類人心亦天心故五陰至靜之中一陽初動即人
心至寂之中一念初動也言天人之分殊則人心每

囿於形氣天心不限於方體故天心一年一見由是而爲元亨爲利貞人心一日屢發由是而爲四端爲七情夫惟知分殊之妙然後可以致合一之功故人心不以至日爲至日而凡一念初動之幾無非至日也今邱下毋求諸至日必求諸幾微朝於斯夕於斯造次於斯紛華波蕩好惡將萌則曰吾心之至日也如天心之純粹至善而後已此禹之擊鼓訪道也幽獨宴閑人道將分則曰吾心之至日也如天心之湛一不貳而後已此武之倚几聽誠也以至處事酬物義利之將辨歟取舍之將決歟皆曰吾心之至日

也如天心之循環四時經緯萬化而後已此又濂洛之識堂室銘戶牖以警其研幾謹獨也不然是箴也但用於至日而至日之外不復爲用其可乎哉

廣橘詩序

三代之時有詩書記其大事又有鼎彝旂常以記詩書之所未備故書言橘柚錫貢而不舉匪頒之式詩稱壽考作人而不敘趾美之盛者非闕文也蓋別有紀載焉爾矣後世雖有懿德偉烈往往無所徵信者以其無鼎彝旂常也而獨有屏障紀蹟頗得其遺意此廣橘詩所以不可不屏也耽羅一島自國初以來

歲舟橘柚浮海效琛于朝廷當 文廟之位東宮也
嘗以所貢橘柚盛金盤賜宮僚宮僚各懷其核比盡
則橘詩一章宛在盤中辭致宏遠宮僚驚歎胥欲袖
歸而不可得自是傳爲盛事歷代推廣每貢舶至則
薦 寢廟已卽引太學生頌橘柚命製取士以飾太
平然海闊波險貢不能時至至亦不能全其味也乃
是歲孟冬我 聖上以九旬之年有翌瘳之慶而
世孫邸下翔矧已復初矣 睿孝不匱思有以飾慶
特未得其會耽羅貢舶適以是時一帆風乃至顆實
箇箇勻圓如新摘然 上喜曰瑞也親御金商門頒

與製如例 邸下步隨王輦言侍于傍禮旣成還至
尊賢閣召賓客宮僚賜以盤橘一惟 文廟故事遂
卽席拚和橘詩令賓僚續之復推餘意聯爲二十四
句卽夫一篇之間 离藻天成渾涵造化廣孝求賢
之德柔遠能邇之象包括流露於言外而凡在筵者
又如春陽之所煦濡萬品各鳴其天機鏗鏘要妙皆
可傳諸後於是賓客臣命膺請令善書者寫一通爲
屏俾外人知今日繼述之盛也 邸下曰善遂令翊
贊臣曹允亨書而鏡之藏弄 春宮且分諸賓僚夫
觀金鉉之刻然後可以驗神智包涵之大也玩石鼓

之文然後可以驗當時休明之烈也以此屏而置諸
宮掖則我 邸下之日用游衍無非法 祖宗法
祖宗又無非法三代者可以徵之矣以此屏而置諸
蘭臺則我 聖上之不顯與我 邸下之順承殆若
天施地成功化默運於其間者可以徵之矣故此屏
者乃鼎彝旂常於今日而備今日詩書之所未備也
彼唐宗政要之屏宋祖養身之屏只設座隅者又豈
足比擬於此屏哉是爲序

利川徐氏族譜序

譜以姓異姓以貫別在古得姓有因所生之地者如

老聃生於李下爲李氏是也有因所稱之名者如陳
袁伯之後爲袁氏是也及其得姓之後千百分派周
流遷徙各有雲仍則又卽其所居以爲之貫故沈晉
不同譜而人知其出於姬國高不同譜而人知其本
於姜同源分流一幹千條天地間物莫不皆然何獨
於譜而疑之哉我國徐氏之貫其著者三利川祖阿
干扶餘祖溫祚達城祖少尹左海偏陋文獻無徵其
自何代分之漠然不可知而世之論利川之徐者曰
箕子四十世孫準避地居利川之徐河城故子孫取
其地名因姓徐氏此猶老聃之得姓而乃其最遠也

其論扶餘之徐者曰高句麗東明王之子逃難至南扶餘城都焉傳世三十至義慈王太子餘隆因唐將蕪定方滅百濟而入唐唐改餘隆之餘賜姓徐氏此猶袁伯之得姓而乃其差近也獨我達城之祖起於麗末自祖以上必有得姓之由而今已不可徵矣然扶餘近而鮮利川遠而繁遠而繁者枝分條別散處邦國各因其居以爲之貫焉亦其理宜然也余嘗見義城金氏之譜有曰利川達城之徐均爲新羅阿干大夫徐神逸之後義城去達城爲近其言有所稽歟記曰禮不忘本樂樂其所自生是心人皆有之苟其

不知也則雖欲樂與不忘得乎余達城人也方與諸族人修輯達城之譜會利川徐弘道以書來曰譜已劖闕爲編者五願有以序之余雖不與弘道同其譜而樂聞譜之成欲其傳者誠以吾譜未必不本源於此也遂書以與之使歸弁其卷云

重鐫大丘徐氏世譜序

事之有待不其信矣乎哉昔在丙子年間命膺嘗侍話於奉朝賀公公縱論古今圖籍以及世譜命膺請曰譜之難莫難於義例周官小史之辨昭穆尚矣其義例莫得而詳晉魏以降代各有圖譜局使博古通

今之士掌其事故人不異譜譜不異例及至五代此法盡廢宋興羣儒繼作各以已見爲之譜則歐陽永叔以漢之年表爲法蘇明允以禮之大小宗爲法二者各有所主莫能合一我國族姓之譜亦如宋朝人各爲書門戶殊別而鴻儒碩士競出新意飾其義例頗彬彬可觀然其年表之中寓以宗法則猶未也公蹶然曰吾家譜丙辰增修之後今二十有餘年後承益繁衍昌熾吾與若可又增修也增修則其必兼取衆譜之美乎自是七八年公研精覃思閱諸姓譜十數家去短取長更立義例要以年表宗法爲其範圍

旣成未及付剞劂而公下世矣命膺每念公遺志必欲梓行然事巨力綿因循累年有時興思殆若孤負公於泉壤之間未嘗不慨恨也昨歲甲午浩修忝爲湖南伯則先是祖考貞簡公刻碑稿於湖南營先考文敏公刻前譜於湖南營矣諸宗人咸曰是譜之遷就無乃有待於今乎遂合族於大宗宅使浩修與宗人之爲邑宰者鳩其財力又使宗人之嫻習譜學者增補丙子以後生卒昏娶官秩始克付剞劂而道其所以有待者爲之序

御定宋史筌後敘

作史不亦難乎智足以通天下之故然後星曆禮樂
可述也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然後兵刑食貨可紀也
明足以周天下之情然後是非得失可顯也然有是
三者而其爲文不能盡變於敘事議論則亦無以發
三者之蘊故曰史氣當如鄒聖之充浩然無氣則委
史體當如周公之定治道無體則雜史法當如孫子
之整三軍無法則散蓋言乎文也自兩漢有史其後
十五六代代各有史而惟宋無史匪真無史其爲史
但抄謄宋朝實錄以類錯編而已不敢加筆削於其
間夫作史工拙專在筆削今不筆削又何論其法乎

無法故無體無體故無氣雖名爲史未可謂之史也
是以皇明肇造旣修元史復命宋濂等以次續修宋
史然開局踰年竟不能成豈濂等短於三長而然歟
抑天意固自有所待也歟惟我 聖上學貫天人知
融道器粵在 春宮研精九經微辭奧旨咸造其極
先使在中之權度卓然有立遂以是權度裁量十七
史治亂之蹟至宋史歎曰有宋之風氣人物與我國
不遠而近盍加筆削以爲勸戒之助也於是親自櫟
栝積以歲年累十易藁篇簡溢於箱篋及夫 光御
九五憂勤萬幾則藏弄內閣者且三四年矣屬因閣

臣陳白復命曾經賓僚十數臣校閱爬櫛釐爲七十有八卷名曰宋史筌筌卽竹器之漉水取魚者蓋寓以采其實去其雜之意也旣成以臣命膺亦與校閱命爲之序臣嘗聞十七史中惟晉書出於唐太宗御撰當是時博選文學士三十人李淳風掌天文志魏徵掌樂志其餘褚遂良等諸人各以其長分授編摩而太宗以英斷文明總之故作史家稱馬班以後惟晉書爲最然由今見之義例之間尚多可議且其爲文循襲六朝之對偶綺麗識者以是少之乃若此書十數臣隣但奉令承教繕寫考檢而已始終權衡一

出聖智而天文之編入極度樂理之推原造化五賢之陞爲世家凡若此類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也又况敘論立文平易中正不夸不詭颯颯焉章韶之餘音治世之逸響也哉信乎明足以周天下之情然後是非得失可顯也信乎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然後兵刑食貨可紀也信乎智足以通天下之故然後星曆禮樂可述也雖然帝王之學異於韋布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效也太宗唐之中主耳猶能以勸戒於晉書者發揮貞觀之治此書刊行之後星曆之或未章焉大樂之或未興焉儒化之或未敦焉

而芸緇縹帙徒爲掌故士網羅之資則後之尚論者
安知不曰有愧唐宗也歟臣非敢以唐宗期望於我
殿下堯舜之聖特因作史一端敢爲之仰勉云

方言類釋序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
爲蓋以詩之爲教溫柔敦厚使讀之者心平氣和而
能言也然自秦漢以後四方語音與世移易南北判
異東西懸殊至若戎狄蠻貊之所侏離者中國之人
百不一解故居今之世雖使誦詩如子夏能言如子
貢苟不能通曉方言則無以善其專對此揚子雲所

以撰成方言一書而劉歆擊節歎賞郭璞爲之註釋
者也然由今見之其所載關中言雖使關中人解釋
茫然如異國之言而不能開口其餘又不足論也是
以明朝博雅君子往往留意於此而其爲音切類非
文字之所能盡者於是僅采中州鄉語而止其勢然
也我國西通中州北隣清蒙南連倭蠻使蓋來往幾
乎無年不相接故朝廷設置司譯院肄習漢清蒙倭
之方言且以壬辰兵燹李梧里元翼李月沙廷龜善
漢語克稱專對之責故復選年少文臣課講以爲常
然四國方言今已不古殆有甚於揚子雲之關中言

故平時雖勤於講習及與四國人相接率不得措一辭夫何故所習非所用也 上之二年戊戌既撰奎章韻瑞復命臣率舌官洪命福等博採漢清蒙倭之方言今時所用者分門彙類以我國諺文釋之且附以中州鄉語名曰方言類釋我國諺文雖虫聲鳥語亦可以形容况於方言乎從今以往我國爲使者素不習四國之言一開卷可以酬酢如響雖曰專對之詩三百亦未爲不可也

詩史八箋序

詩史八箋子美詩八體之箋註也以子美詩爲詩史

自唐已有此說然其詩史之所以爲詩史則尚未有定論或曰子美博洽多聞用事精切其詩可爲山川草木魚鳥之史故云詩史或曰子美忠君憂國之誠一發之於詩無一句非規諷時事者可以補唐史之闕故云詩史余以爲二者皆具於詩史然若謂之詩史之正義則未也詩史之正義何在乎凡詩文自有一段風韻流露於言外類非口舌之所可形容九方臯之相馬以白爲黃以瘦爲肥自其不知者而驟聞之未必不以爲大言相誑然誠有不容掩之意象存焉詩文亦然淵明之詩孔明之文詩文而隱者也太

白之詩子瞻之文詩文而仙者也退之之詩退之之文詩文而經者也子美之詩子長之文詩文而史者也是則不待九方臯之隻眼但令初學之士反復熟讀卽其影響髣髴之間自有得其意象故知詩史之所以爲詩史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子美詩世皆尊尚雖以朱子大賢亦爲之註解及見其詩斥呼夫子名以爲與盜蹠俱塵埃者而歎其無倫遂不復註解嗚呼惜哉雖然余謂此特子美憤世之甚不覺率口而發與子長先黃老後六經以譏切當世者何以異乎子長之事先儒原其心而不爲子長病則豈可以此

爲子美千百年之累哉其亦可恕也已於是余以義例授二孫有本有桀部分甲乙類分八體就朱子以後諸註家舍短取長芟蕪去冗間附以新得名曰詩史八箋昔馬子才論子長文章曰子長南渡長淮望洞庭見巫山北家龍門使巴蜀跨劍閣盡天下大觀故其文章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亦幾乎約而該矣吾取以爲子美詩史之斷焉

幸院會講圖屏序

我聖上卽阼之初首建奎章閣置閣臣六人其職則奉宸藻典圖書也其事則備論思詠菁莪也規

模甚宏久未有緒越五年辛丑百度乃貞遂以都摠
府爲摛文院俾閣臣倅直講禮以率先百寮用宋朝
幸院故事廻彩仗御新院引閣館諸臣講近思錄之
道體難疑問答 王音諄諄出入無極太極之奧多
前人所未發與筵者咸充然有得而 聖心猶不自
足虛已求助以追三代乞言之禮至日昃乃罷侈以
法膳復詣弘文館講心經如初於是閣臣等相與議
曰是舉也不惟我朝之所稀有求諸中朝千百年間
未之多見盍模其事以代旂常於閣也乃令工畫者
爲圖爲屏屬臣命膺敘之臣聞古之聖帝明王爲生

民立極必以儒道爲先務者豈故爲觀美而然哉誠
以儒道明天理擴仁義播禮樂刑政上下與天地同
流也是故漢立石渠蘭臺集諸儒討論而鴻儒輩出
唐置弘文秘書選學士咨訪而文風丕振宋建崇文
龍圖棟通儒典守以時臨幸講說而繼往開來之賢
又彬彬相望夫以漢唐宋中主不見道體者一或偶
合於治本其效乃如此况以 濬哲之聖明睿之智
撫熙運而行實政乎是日講退臣竊聽於道路人皆
欣欣然相告曰士不知道未可以立今日之朝廷父
勸其子兄勸其弟莫不以儒道相期望觀感風動之

機其殆置郵而傳命乎夫天主施而地主成君主始而臣主終嗣後任閣職者對揚德意或不如始實效之弘長不能副初設之殷盛則乃展是屏乃備觀省必有激昂之心而思自振刷然則是屏奚但爲鋪張盛事之具哉其爲他日內閣之官箴亦不異矣敢以是爲閣僚勉謹爲之序

北學議序

城郭室廬車輿器用莫不有自然之數法得之則堅完悠久失之則朝設夕弊害民國不細今觀周禮涂廣有軌堂脩有尺車轂三其輻則不泥屋葺一其峻

則易溜以至金石之劑量葦葦之緩急絲之漚漆之髹莫不謹書該載此可見聖人之識廣大精微包括萬有之數法各造其極何嘗以爲瑣屑而去之乎自漢以後儒者不能通萬有之數法槩曰此百工之事也凡當時制度之書但載其大綱然中州則業有顯門技有師授又四方才智之士因其性之所通各致其精互相傳襲而其城郭室廬車輿器用遠聖人數法者蓋寡是以精緻牢固無傷財害民之患而我國則不能然諸有山澤之利一皆歸之於修毀補弊之費及其不能繼則曰我國貧國也嗚呼國果貧乎數

法失其宜乎朴齊家次修奇士也歲戊戌隨陳奏使入燕縱觀其城郭室廬車輿器用歎曰此皇明之制度也皇明之制度又周禮之制度也凡遇可以通行於我國者熟視而竊識之或有未解復博訪以釋其疑歸而筆之於書爲北學議內外篇其紀數詳密布法明暢且附以同志之論一按卷可推行噫何其用心勤且摯也次修勉之哉方今聖上欲編輯一部法書以金聲玉振於國典而考周公作周禮之例先命六官庶司各記其職之所有事者以擬洵成一書無乃是書爲伊時之所採用乎夫天將風而爲先嘯將雨而蟻先垤是書採用與否固不可知而亦未必不爲我朝法書之爲蟻故余道其有感於中者書于卷首而還之

內閣學士題名記序

題名記初于中唐以歷官者之姓名鏤版揭廳壁使當世操觚者爲文以道其事至宋司馬光恐版刻歲久漫泐易之以石中國近代必以石刻題名者自司馬光始也國初亦循唐制往往題名於廳壁及後文獻益備以爲版與石俱非傳久廣布之道遂以策代之則事易功倍今內自六官庶司外至州府郡縣莫

不有題名記凡屢百年歷官者之除拜日月一開卷
可按覆也况奎章閣乎夫奎章閣卽我 聖上所以
推廣 英考之志事以善繼乎 光廟 肅廟之志
事者也故造化之所密移彌綸之所措置規模宏博
節目該備舉朝廷之全體咸具於內閣如內閣有日
曆則史館之體具矣內閣有召對則啓沃之體具矣
內閣有出納則喉舌之體具矣內閣有課講課製則
學校之體具矣以至議禮而具南宮之體登剡而具
選部之體凡若此類略數之雖大朝廷之所有事不
能外焉其爲任不亦重且大乎必有一部題名記詳

書閣臣之姓名與夫除拜日月然後某年某月我
聖上命某臣考某制命某臣勅某事者可以互相參
照而得其實也然則題名記之於內閣又豈可少之
者哉我 聖上旣命內閣撰成題名記用皇明 高
皇帝親製學士門帖之故事親爲之引昭回弁卷復
命原任閣臣之曾經文衡者各爲序以次之昔者唐
宋院館之題名記今雖不可得見賴因韓愈柳宗元
司馬光洪邁諸人之遺集知其歷官之一二者有之
矣惟茲引而又序 聖意蓋出於此然 雲章爛然
永垂無窮亦安用臣等蕪拙之語哉旣奉明教是爲

內閣學士題名記序

者社慶會曆序

者社慶會曆因者社題名記而一參差之例統有所重也今上九年乙巳命膺犬馬之齒恰滿七旬以月正元日與同庚金公致仁趙公暉嚴公璿遵國典祇拜靈壽閣退至者英館各題名於題名記而還後旬日館吏抱題名記一櫃而來曰尚有未題名處願盡題名也命膺疑而閱之則題名記凡三編其一潛谷金公增所始編也其一夢漁徐公文重所校編也其一陶谷李公宜顯所改編也三編義例皆各不

同金公以藝祖徽號祇載卷首李公謂以不敢而不載三聖徽號以金公為正則諸臣題名記混舉至尊之徽號誠如李公言以李公為正則君臣同社千古帝王之盛節而為者臣者無所表揚亦豈敢乎雖然前輩已成之書非後生所可通變乃就議同社諸公別為社志一其義例以歸重於三聖入社而使諸臣題名為三聖入社之所統如史記之首本紀次列傳則天地交泰之仁尊卑等威之分始并行而不相悖於是名曰者社慶會曆昔唐堯之時越裳國獻千歲龜龜背有科斗書記開闢以來事遂錄

保晚齋集卷第七
之以爲曆此書卽我東中古諸耆老記開國後君
臣入社事以徵來後其謂之曆不亦宜乎是爲序

保晚齋集卷第七終

保晚齋集卷第八目
記

貞蹟堂記

宙合樓記

弘齋記

東遊山水記

蒼巖記

重修芙蓉堂記

遺愛閣記

兼樂亭記

餘清堂記

歲寒亭記

甌山倉記

鳴陽館記

太古樓記

遊白頭山記

三洲李公遺愛祠記

不俗齋記

知恥軒記

九龍亭記

鏡浦臺記

中書堂述盛事記

直軒記

灘隱墨竹屏記

遊永春記

奎章字瑞記

無盡臺記

濟光亭記

報堯軒記

同余樓記

保晚齋集卷第八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記

貞蹟堂記

天下之蹟莫如書而使天下之蹟貞夫一又莫如書何則書之所載上而天道下而地理幽而陰陽顯而禮樂以至古今治亂之蹟賢邪淑慝之辨巨細精粗莫不畢具豈非蹟也乎於是君子探蹟博其識趣開其智慮蘊之為德行施之為彌綸紀之為文章以及數計醫藥卜筮皆所以神明此心所具之一理如羣

飲於河各自滿足不見河之虧欠又豈非貞也乎是故有國家者必以聚書爲先務三代尚矣自漢及唐其爲書率皆寫本聚之甚艱然漢初有書一萬三千餘卷唐初有書五萬八千餘卷鴻儒校對立以博士蓋重之也及夫鏤板之法起於五代然後摸印易力傳布益廣宋明聚書多至百萬餘卷置省官典守且於宮禁閣而藏之則天下之書庶幾無遺矣然未聞宋明之治踰於漢唐漢唐之治踰於三代何哉徒有其蹟而不能一於貞也今我 邸下以英睿之姿求精一之道胄筵講說動驚人聽乃曰學不博無以致

其約也凡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兼收并蓄芸緇縹帙懸以牙籤卽燕居之傍而堂焉取夫子繫易者顏曰貞蹟令賓客臣命膺文之臣以爲 邸下既有其蹟矣又當勉于貞夫貞者心也蹟者動也貞者理也蹟者象也以理擬象以心制動見二帝三王之治化則曰本於執中也必求至焉見暴君汙辟之衰亂則曰由於荒怠也必鑑戒焉賢者何以用之自吾心之好德始佞人何以遠之自吾心之去慾始從諫弗拂惟不自私己者可以能焉改過不吝惟不自驕傲者可以勇焉夫如是則盈堂萬軸極其雜亂而以一心一

理之正且常者爲之劑量雖平日所未窺之書一展
卷渙然冰釋所謂守約足以盡博者不其然乎此貞
蹟之義也此貞蹟之所以名藏書也夫

宙合樓記

王世孫邸下孝出於天學不之倦孝出於天故日三
朝于集慶例也而猶曰未盡誠也常侍坐焉學不之
倦故日兩講于尊賢亦例也而猶曰奈寸陰何手黃
卷不釋夜以繼晷爰有小樓尊賢之旁乃峙經籍圖
書暇則玩繹游泳且以備趨召取管子之言宙合者
扁其樓賓僚相與歎曰孝出於天仁也學不之倦知

也仁且知吾東方禮樂之興其將自茲樓始乎於是
右賓客臣徐命膺請述宙合者紀諸壁以代瞽史誦
其詞曰

扁彼邸樓宙合煌煌煌煌宙合若晦而彰謂道載文
待人以章日月星辰帝伯皇王鋪敘今古一此俯昂
孰分外內孰界顯藏混兮闢兮沌沌無方名之曰善
心乃其匡肆古哲人體道有常發爲言辭垂耀炳烺
汗彼竹簡充于棟梁嘉惠來斯俾也包囊盡此曰聖
修此曰良以黻天地載七其襄猗嗟乎文字宙康莊
我羞者霸而取其長彼弟子職有概紫陽矧伊嘉名

昭厥縹緗講已胄筵朝退回廊言至于樓一辨其香
載飫載飽其味膏粱旣富而有乃施之光儀彼敦化
泛應曲當德則周孔治惟虞唐彼何人哉我亦自強
天之有陽尚戒其亢可畏崇高敢驕以荒中道而立
不流于旁然後宙合乃田乃庄乃田乃庄宙合愈皇

弘齋記

王世孫邸下以宙合名其玩繹游泳之所旣而曰是
道也未及乎凝道也夫凝道莫如體仁體仁其惟會
子之言弘者乎遂以弘扁講學之居以右賓客臣徐
命膺嘗記宙合也俾詠歌弘之義爲朝夕警其詩曰

皇矣哉仁匪弘弗行弘之如何俯仰爲程於穆天命
生物不停繫彼日星布此元亨惟其寬容是以昭呈
亦粵地軸旣厚而宏山峙海涵萬有崢嶸孔德之廣
仁道以成人叅其間一乃性情矧伊 貳極任我羣
生萬方瞻仰 一人之貞百責是萃衆理歸盈于何
持載重而不輕褊則易溢私則必傾誰將一善謂足
成名維仁盡大弘乃其楨何以體弘視此紳珩相古
先民盤盂有銘常厥心目造次警醒載其儀式昭揭
棟楹出則弘隨入則弘迎瞻言想像其德光明勿旗
旆旆意馬彭彭乃克乃復言動視聽曷之爲幾一念

傳明齋集卷八
肇萌發于英華式廓而泓川流敦化成倚吾衡織塵
不驚皇路載清以位以育泰堦遂平弘兮任重洵莫
與京

東遊山水記

金水亭

金水在永治西五六里由亭而左水汨瀾流怒而爲
濤激而爲沫綿亘六七里至亭之側怪石簇焉有壁
而豎者舟而臥者獸踞而人立者皆青楓倒植遠見
若苔蘚然石之上刻曰洞天石門曰白雲溪石峯韓
濩筆也曰迴瀾石天使許國筆也曰金水亭蓬萊楊

士彥筆也曰釣臺亭之主金氏筆也水洄洑石底泓
澄洞澈遊魚可數轉而彎抱深碧上涵亭影又轉而
縈匯漫流以出亭右外列奇峯高可數十丈廣延數
里方夏草樹茂密影瀉溪水若畫圖然洲落沙出瑩
白如雪有石在其邊中凹窪可容數斛上刻尊巖瓊
島四大字皆金氏筆二詩楊士彥也始至亭者涉彎
抱過亭下如鏡裏行心目俱朗舍馬而岸穿邨閭繞
出亭左巖益詭水益駛變態千萬耳不暇謀目不暇
接緣溪而行攀崖而上則爽塏幽靜飄飄有遺世獨
立之想然後自亭左對眺奇峯俯瞰明沙窈窕要妙

傳晚齋集卷八
如珍寶錯列雖知其奇而不知所以爲奇夫一亭而兼有數美此金水之所以爲金水而最於溪亭者與辛未仲夏余與李光甫舍弟繼仲李子承諸人來遊太守李士中載酒網魚晤言終日賦詩和之子承畫而余爲記

蒼玉屏

自金水西四五里水偃虹流折而行有岸當其衝嗟呀攢簇上壤下蘸列若屏障鋪若碁盤樹膠轄覆之岸刻曰水鏡臺又刻曰松筠節操水月精神皆八分書書者谷雲金壽增也絕水潺湲渡迤邐躡躑躅至岸

上東望翠壁插水上干雲霄與岸差池對峙若石門然水經行其間屏之稱蓋以壁或云非壁也岸也昔朴思菴淳杖屨於是歿而俎豆之金文谷壽恒配焉并有真朴清高金恬雅籩篚在其傍自影堂還至于樓門畏暘引涼頽然而坐已而夕陽在山金光漾流始知金水之名由此歸亭而爲之志以遺後之遊亭者

白鷺洲

由屏四五里而亭由亭五六里而縣由縣十五里至于嶺下右旋數百步有巨鼇帖尾仰首而息近視之

巖也背而登可側立數十人宜笛笛必清宜碁碁必
丁丁長松四五株產其頂水至巖下分流迴合三巖
或偃或揖若左右侍而前導原陸掖其右翠山環之
可亭而田砌石四五皆新斷若有荒度者然是名爲
白鷺洲始余發於亭以洲之勝訪于亭主主曰下於
屏遠甚及至仰而瞻巖俯而濯川上下游衍恍與神
會隸也遲遲而不知返噫流峙之勝有目者皆觀有
耳者皆聞而主曰不善客曰善豈物亦有所遇而然
歟

蒼巖記

蒼巖余友也余友朴仲涵也始余聞仲涵之名而不
知爲何如人也乙亥上試士春臺余以讀券侍唱
名第四仲涵登焉余從燭下竊識其貌則蒼然奇巖
獨立孤秀翠藤繞而碧蘿垂也可蓄於仙府非褻玩
於塵世者余目而異之明年余罷官閒居仲涵訪焉
與之坐而語六經之旨則雲霧滾騰巖谷而未已也
論古今是非得失澗溪宕割巖腰而相激鳴也余於
是益知仲涵不可以貌盡而其所蓄之高古有在也
庚辰余移病謝官卜築於寒泉蔣花種竹余事也績
文攻詩余業也仲涵時往來論說長牋短幅或交於

倦臥齋集卷八
路既又示南遊詩近百篇令余評之余耳其言目其
書頡頏其文藝如鮮花獨秀巖穴妍然而不可折也
如孤松倒掛巖壁偃然而不可攀也如楓菊掩映木
脫而巖露也風霜皎潔水落而巖出也自余見仲涵
其身與心益靜而知仲涵益深靜然後得巖之趣其
勢然也亡何仲涵寄余蒼巖詩一章且曰巖非家有
吾卽巖也吾嘗三入金剛見峭然而豎岬然而欹頽
然而仆皆巖也而但可供一時之玩求其屈伸俯仰
適於世用則未若吾巖之奇非子之文不足以發子
爲吾記之余謂人與物形色不同其精神意象往往

有絕類者昔蘇子瞻顧見頰影使人就壁而模之不
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子瞻此無他得其神也
今余之知仲涵與仲涵之自知者要不外乎蒼巖豈
形色云乎哉亦惟曰神而已然巖必有壁立萬仞嶮
峻不可踰之象然後爲巖之奇若轉環於婦孺之手
而支臼撐鼎則與瓦礫奚擇哉仲涵不可自奇其所
已奇而益充其奇則必有以蒼巖比仲涵而不以仲
涵比蒼巖者也姑書以質之

重修芙蓉堂記

臣命膺按海西之三月步自首陽館登清風閣見其

東南奧環以屏奠以卓安以紗籠之板亟趨視之則芙蓉堂三金字傍有小識數行臣驚曰我聖上之御書也而塵埃之可乎招吏之掌故者問其所以書賜之由則曰萬曆壬辰宣祖大王掃平倭寇自龍灣移蹕於此居數月還都而留王子嬪於是仁祖誕降焉堂之西夾室寢御之所也堂之南數百步誕降之基也昔漢明生於元氏縣而封之宋祖生於夾馬營而寺之故聖祖誕降之基遂爲神孫之所起感揮彩毫傳驛使以侈之於堂也問其所以藏弄之由則曰先是堂修則董役者賞故榱桷無所摧

柱礎無所缺而幕裨之邀賞者謀葺治之權移宸扁後二年之間觀察使四易代葺治之役不終則芙蓉堂特一未施丹雘之宇而扁題不在楣矣又問其可以幹事者與工役之費則曰今通判徐有常之從曾大父宗一爲通判時州校鄭擇臣之祖興僑實爲戶長大繕堂宇今所存一楹一砌皆其營也故能審知費入者擇臣而已槩用瓦一千八百錢一萬二千則可苟完也臣歎曰費如是少工如是簡而敢以御書久於塵埃乎遂令有常主其事擇臣董其役不日工告訖揭宸扁于室楣而記其始末如此國之

伊明齋集 卷八
按察營凡八關北有樂民樓而以川野之廣漠爲景
關西有練光亭而以江山之佳麗爲景直與姑蘇岳
陽伯仲而間焉其名於國固也獨芙蓉堂度其區不
能百畝視其沼不能百步但以密邇按察營南朱欄
綠漪之泛映槐柳芙蓉之嫋娜爲可以日朝夕逍遙
而巴乃能與樂民練光并稱爲三者豈不以仙仗之
所經過虹光之所亭毓中興赫業實於此基之也乎
今又貯之以 御書之至寶而增千金之價使樂民
練光反出其下嗚呼謂物不有遭遇不可也

遺愛閣記

遺愛閣者我先考文敏公遺愛碑之藏也遺愛之碑
而易爲藏之也所以尊 君命也昔在庚戌我先公
按察茲方三年而歸以其菁莪樂育之化則士有興
學之碑以其懷保字惠之治則民有仁德之碑以其
蠲紓撫摩之政則郵卒有不忘之碑過者指點爲之
謳謠踟躕及後風俗下方伯守令有違道干譽不當
碑而碑之虧崖剝嶂螭龜幾遍於野故朝廷閱其然
設法禁止凡以碑名者盡拔而埋之獨我先公之碑
民不忍埋臥而置之於路傍歲壬午不肖嗣守茲方
擐牙纛入州境下馬趨過詢于衆曰碑之不埋思先

公之遺愛也然將奈君命何哉閣以藏之扁以遺愛庶幾上不違君命下以寓其思也其可乎衆曰諾公之碑有三盍各就其地而閣之不肖曰不然三碑而三其閣是揚之也非藏之也思皇齋先公之所勅設而士至今肄業以治化則此其本也以瞻仰則此其高也以觀感則此其多士之所常聚也盍於此爲一閣聚三碑而藏之記其顛末於下亦足以表士民之志也歟於是衆皆歡喜卽齋之西南拓地爲閣使舊校崔碩柱董之齋直李德福守之

兼樂亭記

樂有天倫之樂山水之樂而二者未易兼有何也天倫之樂近在階庭之內山水之樂遠求荒閒之濱故楊津隔帷無與仁智之趣向平遊山必待婚嫁之畢其不得兼有者勢也非其樂之異也若今咸鏡道觀察使完山李公昌誼則於斯二者其殆兼有之乎公位比上公年踰下壽鬚眉皓白顏如渥丹而姊氏金尚書夫人尚無恙公事之如母不惟樂其耳目亦有以樂其心志及公觀察咸鏡則姊夫人隨其子金魯鎮於江東治所矣公又邀之日娛以絃歌遊行樓必於樂民亭必於知樂旣又病樂民知樂距姊夫人所

伊賤齋集卷八
舍遠不能日朝夕兼有其樂遂拓內衙後之梨花園
築小構丹其楹茅其蓋聽訟之暇公輒移杖屨扶姊
夫人登斯亭則义鬟進餐僕御命樂妯娌甥舅怡怡
油油公於天倫之樂雖楊津不能尚其樂也至若遙
山大野晴川白沙虹橋駕于十里粉堞環其一面者
此樂民之勝而知樂不能有之平林長堤隱約縈紆
煙火起於千家蒼翠環以列岫者此知樂之勝而樂
民不能有之獨斯亭介樂民知樂之間而據其脊故
身不離庭戶之內而凡左右流峙之勝可以揮塵談
笑一舉目盡之公於山水之樂雖向平亦不能尚其

樂也前之樂公之所自有也後之樂公與繼公而至
者之所共有也以兼樂名亭不亦宜乎亭成余自愁
州謫放而過公公携余登亭屬以記余既喜公樂其
樂於亭而又喜咸民以公之樂其樂於亭者爲樂也
遂書此以爲兼樂亭記

餘清堂記

修城壕繕戈甲部伍以整之賞罰以明之此鎮守疆
圉者之能而非其本也其本惡乎在乎清而已羊叔
子當羽書旁午之中輕裘緩帶談笑指揮祭征虜在
矢石交下之際雅歌投壺優閒整暇彼其志慮清明

臨事不亂如此故能投機應變動輒制勝不然雖有
城壕戈甲部伍賞罰而本之不立未安得獨理哉故
曰清而已癸未秋七月余以罪謫鍾城則聞節度使
李侯端居營壘不動聲氣而威行於關北千里之間
兩界之民相戒不敢漁于江余未知何術以能然也
是年九月蒙宥歸與節度相遇於明川之七寶山陟
高峯臨清流爲詩而和之蓋其風韻嫺雅絕無橐鞬
之習語未半節度爲余言營之東拓地爲堂堂有庭
庭有池芙蕖盛植榆柳環列蕭然有山野趣每鞀鼓
無聲轅門多閒則輒至于堂左書右壺或一馬二馬

而止或五花六花而止以之舒氣息慮清其志意然
後出而應事則其精神所注往往非簿書勤勞者之
比也故取杜工部詩投壺散帙有餘清者而以餘清
名其堂也余於是始得節度之防禦有道邊塵不起
者不徒規規於城壕戈甲部伍賞罰之間而賴有此
堂以清其志慮也然則此堂之於節度卽羊叔子之
裘帶也祭征虜之歌壺也彼衛伯王之徒尚風流西
北樓之但供遊衍惡足以盡此堂之清哉是節度之
取名餘清特以其事之偶同而其實有過之者余不
可以無辨是爲記

歲寒亭記

太僕郎金養汝行于其居之後燔萊而嘉卉秀輦土而怪石立有松柏左右峙喬竦出于衆木之上廼卽其間而亭之取後凋於歲寒者旃其亭曰歲寒衙退則養汝步朝夕焉兄弟朋友油油如也屬時之能文者書其事而達城徐命膺記之其詞曰

彼崒者園侯松柏寒通泰社氣分喬岳廼作新亭椽而不斷毋設以扃毋棲以鐸森森老幹爲庇榱桷琤琤靈籟有來簾箔風焉涼度雨則子落婆娑濃陰朝暮簷角有時欹枕炯炯其魄無冬無夏呈其標格

盤桓日夕居之無斁廼卜嘉名廼謀肇錫豈無棠梨與厥蘭藥矯夭顛狂維時之逐翩彼蜂蝶亦羞而惜君子攸躋斯焉取飾維此皴鱗洵美且碩凜凜天寒冰雪交錯川則枯涸地則凍拆蒼然巖壑昂霄之直如蛟如龍如蓋如幄鬱其柯葉會不改易崢嶸孤秀疇敢摧抑神明所扶其高千尺帝作明堂爾乃柱石維其後凋是以柯則煌煌亭扁匪斯曷克銀鈎鐵索宛爾蹙縮留與歲寒昭揭之額載瞻載攀以永儀式

甌山倉記

古之善爲政者必先繕修其官府與其倉廩蓋藏故

魯叔孫婁雖一日所館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而古史美之宋范希文歎歲守浙大新殿倉吏舍日役以千夫而當時稱之蓋郡邑解宇轉相付授或憚於更作任其欹側腐壞則後之費入必什倍於今一時之逸而百年之勞智者不爲也况倉廩蓋藏所以儲民食歛散爲久遠謀一爲風雨萃止榷掬不能庇使辛苦勞力者一朝棄之於無用則其飢可立而待雖有仁義吾安所施之嗚呼此善爲政者必以繕修爲先而繕修又當以倉廩蓋藏爲先也若吾從父弟德仲其於爲政亦庶幾乎哉德仲生長詩禮家所從事

者經籍及爲太守宰百里則下車未數月以邑倉歲久傾圮處非其地乃卽其舊衙之址而謀新之稱營錢一萬輸其本於營資其息雇民又益以俸餘鑿鼓一響闔縣齊趨爲架者二百爲間者四十底之以磚備其朽濕工九月告訖明年關西大侵甌民獨有恃而無恐者以倉之儲完且實也於是德仲馳書於余使爲之記余謂德仲之事卽叔孫之事也其志又希文之志也然叔孫致力於所館希文粒民於役作而若夫先時以備豫功不已繁民不知災則德仲有焉其爲政信善矣豈特庶幾而已哉孔子嘗曰富而後

伊賚齋集卷八
教之此訓人爲政之序故德仲方且調窮賑乏撫摩其凋瘁待時和年豐衣食粗足然後由是而進焉修學校之政使甌民皆知孝悌忠信之行則倉廩蓋藏乃其爲政之始事而未及乎其成也余故曰德仲之於爲政亦庶幾乎哉德仲名命敏我徐本達城人也

鳴陽館記

鳴陽治之館初于乙亥火于乙酉丘墟于百有餘年使以節至鳴陽則吏野告邑無館疾趨而前大者安于治所小者寄于椽舍朔望遙拜賀以殿牌奉非其所而權停之由是過鳴陽者始不知有邑及守束帶

出迎然後知其爲邑之治也然百餘年間鳴陽累十易守力屈不能新其館比歸則咨嗟顧望而已今柳侯煥猷治鳴陽和而戢吏民惟令廼卽館之址響磬鼓興百堵牌有室軒有東西環以廊廡門序泡溜廐閑皆丹碧之不半載告成吏不勞而民不罷於是入其境飛甍翬簷高出井閭直于空至其軒山有三峯龜山水有環碧列峙縈紆若拱揖然時節拜且賀於庭校儒陞立唱喏翼翼肅肅如宸極儼然臨于上故人知邑之未始有館館自柳侯初也余在京師人有自鳴陽者言館之制麗且宏余耳之熟矣柳侯書

來願有記三反不止遂記其所耳熟者使爲鳴陽館
記

太古樓記

蔚珍古縣也漢博望侯張騫乘槎至是而還故名仙
槎及唐將李世勣攻濊貊取其地置邑守之則始得
名蔚珍蔚珍之爲縣古也而風土古也人物古也儲
胥古也是以城曰古山軒曰太古皆以古名之然風
俗與時升降今已不復古矣成君大中士執好古博
雅士也丙戌冬由太常丞出宰于縣則曰是可以一
變而古也居四月凡邑務之不如古者悉革而古之

爰度太古軒之前門而樓之樓凡十有二楹楹皆丹
碧刻古聞人之詩詩于楣於是爲古之立名質而不
文也冒軒之名名以太古千里徵余記俾道其故余
以爲士志於古者動是古非今殊不知由今視古故
謂之古若後今而視今則今亦古也又後今之後而
視今則安知不以今爲古之古也乎顧其人與治視
古爲如何耳士執若能因其所已古者盡其所未古
獄訟平而吏古之吏也絃誦興而士古之士也斑白
不負戴于野而民古之民也則余知後士執至太古
樓者必曰太古非太古今之時太古也而且將因樓

之太古太古其縣如仙槎於漢蔚珍於唐是蔚珍古縣也而又得士執之好古者其古益古也亦奚以記為哉記盛於中唐匪古也

遊白頭山記

上之四十二年丙戌五月二十一日特教選館錄徐命膺君受以弘文館副提學當主選再違召不赴上下旨切責之牌三下君受又違之上怒命投甲山府趙曦明瑞代為副提學又不赴上又命投三水府倍道之謫是日二人者出東門外送者相望俱不得別衝炎疾馳相遇於樓院自是行必先後宿必

隣比蓋十有三日而至謫矣在道詠榛苓之詩勞宸極之望暇則上下古今言不及時事一日君受曰吾嫁娶已畢庶幾乎了事之人而抑有未了者三易說也白頭也金剛也今謫居在白頭山下天其或者使我了白頭之債否明瑞欣然曰吾北上再君北上三而不一登白頭山恥也君之未了者亦吾之未了吾與君偕之可乎於是至謫三四日君受明瑞以書要約六月初十日為白頭山之行甲山府使閔源仲淵三水府使趙漢紀士振皆好為山水之遊者樂願為之從君受之二客崔遇興洪履福明瑞之客李氏

秀仲淵之子廷桓字武叔皆從之習知道路者甲山
士人趙顯奎軍校元尚泰先導往以四日歸以四日
山澤之魁奇眺望之爽遠疆域關防之形便一舉目
盡之儘平生快事也及出山而恩宥已下噫二人者
之獲罪至此無乃天以是償其宿債於白頭山歟即
二人者之行止於是乎又添一奇矣還所舍為記各
一本歸恬溪永湖晴牕爐霏可以代其臥遊且使異
日不忘今之勞苦云爾

初十日自甲山府至雲寵鎮

君受自甲山北過厚德山麻姑頂遜全頂邨落往往

錯列如碁路傍多棠樹實棗大離離下垂居人稱山
棗凡以棗用者代以棠有白鳥數十羣集于叢木見
人行驚飛拍拍自遜全頂十里為杉峯自杉峯十里
兩山左右向可築城堡而同仁權管之鎮在焉午飯
周視形便則累石為墻高可八九尺周可千餘尺土
兵三十三人烽武士三十人烽臺在杉峯上北應安
閒峯南應甲山府之前山鷹窟峯自鎮東距四十里
大同地有把守而權管遙統之先是番胡部洛盤據
劔川歧抄掠至此故為之鎮也然牆堡剝缺鎮舍且
欹歪不可責以防守矣明瑞自三水北踰廣承坂坂

傳明齋集 卷八
路偏側崎嶇緩轡行越虛川江午飯于別社與君受
先後至雲寵是日君受行八十里明瑞行六十里登
雲寵城之統軍樓引涼良久下樓宿邨舍惠山僉使
俞彥慎雲寵萬戶尹得偉鎮東萬戶宋錫孫羅暖萬
戶金龜瑞仁遮外萬戶金弘濟舊茄坡知權管尹守
仁行營裨將柳尚和三水人前郡守禹正夏迎見勞
行各歸其次

十一日自雲寵鎮至深浦

蓐食秣馬鎮將之迎勞者皆辭去君受先發明瑞次
之甲山倅三水倅閔崔李洪諸人又次之由鎮背之

銀沙門嶺仰而上約行十五里有五時川自德隱峯
下西流二百餘里繞出銀沙門嶺入于鴨綠江登嶺
之脊望見東北間有山纍纍如髻插于雲中是爲寶
多山踰嶺則地勢稍平夷兩山環合如人叉手者曰
羅港浦把守在其左管領於雲寵鎮向所謂抄掠之
番胡由此路至雲寵同仁故設把守也 肅宗壬辰
以前此路蕪塞不能通及壬辰穆克登定界白頭山
始通之自是行者自甲山之茂山必由此遂成大路
過羅港行長谷中十五里樹干雲織立日光不漏亦
有折而臥者燒而倒者橫交塗間亂若薙草而委之

根節露出蟠鬱如屏如障如龍蛇盤而走令人腰斧
前行刊木鑿路而後乃竦身掠過然馬或顛蹶人往
往胷其足踰嶺脊下山谷中石磋研稜厲皆側足行
行十里有川出于五時川黔川之間與黔川下流合
西行五里入鴨綠曰申大新川之內窈窕平曠可
以舍可以田北人相傳爲申大新洞古有申大新者
爲採蓼捉魚捕貂鼠往來洞中居止故名之又有三
洞次其比如洞之窈窕平曠數年前亢旱草木皆爍
行者從而火之遍然山上蓼不復產云自此不見飛
鳥往往黃鸝鳴灌木上聲如南方聞而稍短急獸亦

無虎豹惟熊羆麋鹿方夏避暑入白頭山下至秋冬
復南貂獾鼯鼠四時皆有故貂獵者造浮梁穴其中
駕于川上則貂爲飲水緣梁上下墮穴中入水遂爲
人所捕洞之前地平而下勢如長谷黔川瀟瀟經之
卽番胡部落舊居而馬顛峯橫布其西蜿蜒斗截遮
鴨綠一衣帶水皇明崇禎甲申番胡從清汗入瀋陽
而地皆爲我有 肅宗戊戌朝廷議同仁鎮東兩鎮
移設於此遣南兵使李森相基己未又遣南兵使申
益夏相基森以爲不可設鎮益夏則曰申大新洞爲
塞北往來之咽喉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設鎮

便也。至今居民是益夏而非森，或以洞地高，霜早不宜種植，難之。然自洞東南距吉州甲山兩邑之間，又有甘坪者，山迴野曠，長二十里，廣五里，土甚沃。甲寅年，南藥泉九萬爲道伯，由吉州之西北鎮至于甘坪，相視形便，建議設鎮，號寧波堡。後七年庚申，民言霜早，穀不實，巡營奏罷之。而是時樹木蒼翳，多陰多寒，故穀不實，非霜早而然也。今樹木漸疎，民或入洞耕作，五穀皆熟。與甲之邑中不異云。亦安知洞之不如坪乎？大抵白頭一榦，東南折爲寶多山，馬等嶺，緩項嶺，雪嶺，自雪嶺爲西北鎮，而吉州在其下，自雪嶺爲

嶸斗嶺，圓峯而甲山在其下，二者皆拊南北關之項，而據其背。其自甲山至南兵營，則馬德厚峙關嶺，重重插天，來往動費五六日。一有警急，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今若罷同仁鎮，東兩堡設鎮於甘坪，申大新洞，然後以甲山爲防營，增其戎備，統帥三水府及諸沿邊節鎮，以與吉州犄角，而其九隘舊路之自雪嶺至吉州者，開通之，則營鎮列峙，聲援壯固。凡厚峙以外南兵使所不及聞知者，甲山防營可以自主，號令爲備禦之策，雖謂之隱然一長城可也。循黔川至上流南岸，惠山民先已設幕，伐杉木爲樑柱，脫樺皮以蓋

其上且障其三面皆立辦於山而風雨不能穿若使南民為此則終歲未易經營也廚人進午飯盤登巨魚其名餘項味甘滑不施鼠罾擊得於前川者飯訖渡黔川踰西水羅德嶺又行數里嶺益峻山路盤迴曲折前行在上後行在下俯若九地仰若九天遇雨電微灑乃止及登嶺上東望吉州後之德隱峯緩項嶺點點見於雲中自是地皆平夷樹多老杉檟樺往往雜之行十五里為良山峯左挾鴨綠外列胡山如張翠幕然白頭山隱隱露西北方如覆白甌於几上由良山峯行五里為昆長坪一望廣陸樹簇立若箭

又十五里為深浦天闊洞廣一行幕之飯而宿斧杉木爇火其前以引煖氣是日行九十里

十二日自深浦至林魚水站

蓐食穿杉木叢薄中蚊蚋左右撲人揮之不去行五里為中深浦又五里為末深浦東南見輦巖東見寶多山東北見枕峯北見小白山又五里峻嶺斗截杉木亂抽排軋名為駒峴又五里滋浦兩派一自寶多山庚兌方出一自寶多山辛戌方出至于是合為一水西流十餘里入鴨綠故亡論山野通謂之滋浦幕于平蕪午炊後踰滋浦嶺嶺盡大陸廣衍沮洳延袤

四十里者名板幕杉木一望燒枯或因往歲虫蝕或
行者失火而如此然脩榦千尺亭亭簇立有風颯然
則衆竅皆鳴如嘯如箏調刁可聽是莊生所謂地籟
也歟自滋浦行四十里宿林魚水水發源竇多山至
是西流入于鴨綠初君受明瑞雖約爲白頭之行猶
不能自必及到雲寵則曰古人作事常兼數事吾輩
若但爲看山玩水則淺矣關防形便可相度也北極
出地可測候也遂求材與匠作象限儀至是測天樞
一星則星出地四十二度小弱蓋其地與瀋陽并列
而冬至日出辰初二刻二分入申正一刻十三分晝
三十五刻十一分夜六十刻四分晨昏分六刻十四
分夏至日出寅正一刻十三分入戌初二刻二分晝
六十刻四分夜三十五刻十一分晨昏分九刻三分
其餘二十二節氣可以類推也

十三日自林魚水至臙脂峯下

日出離林魚水行林木間十餘里至虛項嶺嶺蜿蜒
綿延橫亘北方爲北紀乃三甲六鎮之脊背白頭小
白之門闕而其之茂山之白頭之路由是分焉北人
謂之天坪東北數百里茫無障礙但爲林木所翳翳
不得望遠也自分路處北行五里山明水麗心目朗

然至于三池右池圓左池方中池廣而圓周十五里環抱島嶼樹木皆拱落落陰陰水清見底游魚可數鳧鴨數十羣泛泛浮沈近人不驚一鷗飛鳴而過之獐鹿之跡交於沙渚仙境也非入境也一行中有見鏡浦臺永郎湖者皆以爲不及也君受會見太液池亦曰下於此遠甚自三池北距三十里爲泉水以泉湧出地上而名卽午炊之地也由泉水北距五里有崖谷嵌嵌當前外若櫛杙內爲窪坎立馬俯視大壑中拆自成洞天黝黑水泡石削峙兩岸翠杉簇其上列若屏障中爲水道沙白如雪亦皆泡石之碎者鬪

馬足飛揚若輕塵撲面每十餘間黑泡石累而爲階峻截不可踰必遭回其塗由兩岸之石斷土封處然後乃行如是者凡三十五里此蓋白頭山下麓而谷水所流下者時方亢旱故爲大路一遇霖潦則飛湍百道澎湃奔馳注而爲瀑激而爲浪旋而爲渦嘈啞磕碣東入于豆蒲江源云漸近臙脂峯則小白諸峯甚平低僅出人髻上及至臙脂峯下谷盡山出北望三峯崿隆圓崇其色皆皚皚如偃臥薺甕而參差之者然卽白頭山之東南面也君受明瑞見其山大喜策馬直向山上日已過晡矣趙顯奎元尚泰立馬前

止之曰此去白頭山上三十里計其往還遊覽要當占九十里行之時分而今日已過晡到山下必昏黑一遇風雨進退維谷何哉二公之行也君受明瑞不聽遂行諸從遊者皆隨之約行十餘里日欲曛前峯尚遠君受明瑞與諸人下馬坐山腰歎曰事無大小理則一吾輩不用趙顯奎元尚泰之言而作此行者何以異於秦穆之不用孟明乎乃還臙脂峯下歇宿處尚泰等又言自昔至此者必沐浴致潔爲文以祭之然後始敢登覽然亦爲雲霧風雨所亂不得縱意窮搜今亦當爲文以祭也於是用其言甲山府使具

黍稻使甲山將校獻之其文曰崧高白山鎮我箕躔下土瞻仰願覩其全今茲之來天實借便風餐露宿幾刊杉阡山之有靈尚監誠虔雲收霧斂壯矚是宣天何隱哉日星昭懸不曰地道順承于天潔此粢盛以代牲牲三水府使具黍稻使三水將校獻之其文曰天下之名山三十有六崑崙爲祖宗中國之人莫不以一登崑崙爲壯觀崑崙亦未嘗秘其壯觀於人此星宿海之所以傳於後世者也我國之白頭山亦猶中國之有崑崙若使居左海偏壤之人不一登於白頭以盡其瑰偉之觀則其爲恨何如哉乃或者傳

言登白山者多因風雨雲霧不得快觀云安有崑崙之神不隱於中國之人而白山之靈獨慳於東國之人哉知其必不然也神其垂佑使日星明概萬象呈露得以盡山之觀焉皆君受製也甲山之祭祭於十三日之夕三水之祭祭於十四日之曉皆掃地布席而祭盡去其叢祠之謬其兩倅不自祭者兩倅有官守疑於祭山川之嫌也其使兩倅之校祭之者土人當循其土之俗也是夜纖雲四捲月色如晝以象限儀測天極則出地四十二度三分蓋其出地漸北漸加理固當然以是知測候之精也

十四日自臙脂峯下至白頭山上

是日早起天無點雲出日曛曛一行諸人或輿或騎或步徐行登山山皆白無木往往綠蕪被之無名草花或紅或黃崖谷間層冰未消遠見如片雪迤邐而上漸上漸高不見有斗截巉巖處行二十里白山三峯尚立面前亦猶臙脂峯下之見也東南岡下列植木柵延十數步顛倒剝缺存者無幾小碑數尺不磨不雕上刻曰大清下刻曰烏刺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爲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筆帖式蘇爾昌

通官二哥朝鮮軍官李義復趙台祥差使官朴道常
通官金應憲金慶門云云諸人看畢循碑右側行岡
脊迢迴盤折仰而上約十里至其上則四方諸山皆
在衽席之下極目天際一望盡收但恨目力窮爾然
以意推之其北則寧古塔烏刺吉林之地也其西則
遼野瀋陽之地也其西南則惠山仁遮茄坡廢四郡
之地也其東則茂山會寧鍾城穩城之地也而東南
一幹由小白山枕峯虛項嶺爲寶多山爲馬登嶺爲
德隱峯爲緩項嶺爲雲領爲巉斗嶺爲圓峯爲黃土
嶺爲厚峙嶺爲通坡嶺赴戰嶺竹嶺上下黔山皆漢

陽山之正脉也俯視峯巒或高或低或尖或圓如波
濤盪而雲霧噓蒼然萬里相率來拱轉身立于兩峯
之缺處則峯下距地五六百丈虛曠平夷大澤中焉
周四十里水深青與天光上下一色澤之東南岸有
正黃石山三峯高可一其外峯之三如人之舌在口
中然後四面環以十二峯若城于澤有仙人戴盤者
有大鵬舉嘴者有柱而擎者有聳而拔者裏皆剝削
壁插丹黃粉碧爛然如纈文之布而緹縵之圍其外
則偃蹇蒼白渾然一大塊水泡石之凝結也移步數
峯大澤或圓或方各異其觀席于已方稍平之峯峯

多烏石下瞰大澤三百阻山坻其子中水溢出石罅
為混同江直達寧古塔地入于海或以為鴨綠土門
自大澤發源者妄也麋鹿成羣有飲者有行者有臥
者有走而祁祁者玄熊二三緣壁上下怪鳥一雙翩
飛點水若畫圖中見也是時一行近百人環峯立雖
不解山水之趣者亦不覺足之前而身之側于邊也
君受明瑞懼其墜跌禁而不能得乃使趙顯奎取筆
硯模其景用指南鍼識其峯巒之位置蓋縱覽半日
而不知返甲人之屢經此行者皆曰自昔入此山者
齋沐多日禁止從行之廝役然雲霧倏起風雷交作

皆不能快其觀未有若今行之恣意放浪也日亭午
君受明瑞與諸人皆下有數人者尚後見黑霧起自
澤心滾滾上騰懼而下皆會于臙脂峯前止宿處少
歇移時行四十里至泉水宿焉山空夜涼月色如水
使吹篳篥琴者弄三四曲而歌者和之翛然有出
塵之意泉水即去時午炊之地不能測北極是夜測
之則去地亦四十二度小強

十五日自泉水至滋浦

初君受明瑞過三池見其景之清韻之迥而心悅之
但未見白頭山不能遲留縱覽是日與諸人約同遊

於三池島以琴遂前導緩行至中池自左岸循其周
至右之沙汜下坐欲渡從者不知水之淺深畏不敢
涉明瑞忿然曰安有至乎此而不見此島者乎仲淵
叱其官隸曰趣入水量淺深來君受止之曰如有溺
者將奈何仲淵不聽之督令入水自岸之東至島之
西水僅過膝君受大喜卽躍登肩輿明瑞次之仲淵
又次之士振諸人又次之至于島則樹木攢簇如簣
僅容人轉身葭葦交於下深不能行乃使從者前行
披草折躑躅之木以爲筇攝衣循足環其周俯仰池
圓可十餘里島圓可數百步顧視西北則白頭小白

枕峯以次高下如白鷹蒼鷹相逐入于左右回望東
南則天坪虛項環繞於前杉木亂抽如列萬竿筍籜
於案上不知蓬萊瀛洲爲何如也明瑞臨池濯纓君
受并坐弄波琴遂者隱於草樹間相和切其聲與山
水同其清越元尚泰前曰從古過此者以爲島有神
靈異懼不敢以塵迹浼焉誠不料二公之至此也君
受曰島與池有定名乎尚泰曰無之矣乃名三池之
中曰上元右曰中元左曰下元島曰地樞蓋自枕峯
至白頭六十餘里爲樞於東北山河猶北極之徑六
度爲樞於渾天也君受索筆大書杉木之顏曰地樞

島徐命膺趙曦過此名之書訖士振武叔相與踴躍曰豈可使斯名不傳於後哉卽抽刀刻之木堅刻深可與石同久君受歎曰後吾輩而復有何人至此島見此刻乎明瑞曰安知木之不變爲石也遂嘯傲半晷至日昃乃歸滋浦站幕行二十里回顧西北方雷聲隱隱雨脚漫山一二時乃止蓋白頭小白之間也是夜月色滿山川聲冷然出杉樹間入耳如環珮之響明瑞忽起坐曰今日非流頭日乎蘓子瞻謫居黃岡尚不欲虛度良辰七月旣望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吾輩不須言豈可使同來者虛度是日乎使從者列

釜鼎於幕前析薪煮豆饋一行諸人吹簫彈琴和之以歌夜分乃寢覺夢魂猶清

十六日自滋浦至雲寵

宿滋浦蚤行至西水羅德嶺巡使送騎撥來傳君受明瑞之蒙宥關文而邸報家信同至二人者下馬坐草樹間先見邸報則上候康復步履如常以初八日謁真殿原廟矣二人者相顧歡忭次見關文則絲綸懇惻諭及先故特命宥釋二人之謫二人者又相顧含涕感恩言之鄭重喜還家之有期以次遍閱家信然後行至黔川午炊又行五里惠山僉使俞彥

慎雲寵萬戶尹得偉迎見于途下坐班荆敘話數轉
又行至雲寵宿焉明日君受與甲山倅還甲山明瑞
與三水倅還三水約以二十二日起程還歸蓋自到
蒲至還歸凡十九日而其往來白頭山爲八日人皆
曰君受明瑞之獲罪至此者天欲使之一見白頭山
也。

三洲李公遺愛祠記

禮部尚書太學士三洲李公之卒已三年矣先是公
爲大司成慨然以學政爲己任立條約以勸學之民
而學之民知恥焉革流弊以紓學之民而學之民樂

業焉均役作以贍學之民而學之民足衣食焉暇則
至學之後岡松植之不倦爲多士游泳蔭翳之所然
後學頽復完如器之始缺終全也公旣去職學之民
販者績者負戴者顧瞻松岡徘徊咨嗟胥告之語欲
公儼然不去于堂遂畫公之像宇之里中以公懸弧
之日祀之公於是生享學民之俎豆且二十有四年
而終焉至是學之民謀曰公今爲神神而像之不宜
也乃易以牌牌于像之之所而相率詣不佞願有記
不佞詢于衆曰公之恩在昔在爾躬在今在爾心在
爾躬者服勤之可也在爾心者勿忘之可也像而祀

生昔謂斯何學而祀沒今謂斯何祀猶不便况文之
乎衆曰不然蜀民像祀張益州而蘇明允文之潮民
廟祀韓文公而蘇子瞻文之民則無知文之者非歟
且禮緣于人情而始于首善之地公於民恩實父母
也父母而不祀之何以爲學之民乎不佞莫能難焉
遂書以與之公諱鼎輔字士受自其先文忠公廷龜
世典文衡至公凡四世云系之以詩俾侑于公曰
橋門在南壁水在東彼何遺祠井閭之中于以尸祝
于三洲公揚燎晰晰采芹芄芄禮聖之餘以報公功
維此芬苾存沒攸同昔公享矣髣髴其容其歆其否

我昭我衷今公戾止颯爽其風桂旗神馬來往無蹤
來往無蹤靈與誠通幼爾携筐老爾相春以奔以趨
各潔乃躬匪公曷穀匪公曷縫公神不亡臨此學宮
愾然有聲念我若恫凡爾在庭孰敢不恭長與黌堂
以永其終

不俗齋記

齋之西有小塢與齋爲對盛植叢竹風度而有聲鏘
鏘焉月來而有影隱隱焉宜於雨有蕭灑之趣宜於
雪有挺特之思於是扁其楣曰不俗古之美竹者衆
矣或以其剛而取之或以其清而與之或以其虛而

多之余獨好夫子之訓昔夫子適衛有風動竹聞蕭瑟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顧謂公孫青曰人不竹則俗汝知之乎以是知人之患在乎漸染流俗不自拔焉故不能虛不能清且剛苟其不俗也三善皆有之矣三善目也不俗綱也綱舉目安得逃乎此余所以捨三善而取不俗又恐人不知余有得於夫子者於是乎記以爲不俗齋記

知恥軒記

軒之東有小圃廣不踰丈長不及尋種以薑辣椒辛葱烈當歸之香者令山奴灌之日倚軒觀故其軒曰

知恥漢陽丈夫答子貢之語也昔子貢過漢陽見一丈夫鑿隧抱甕汲井取水而灌園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挈水若抽名曰桔槔丈夫曰吾知之恥而不爲也夫以機制事抱甕丈夫亦知恥之而况於不與民爭利者乎使余不恥其機也進可以家累千金退猶能連阡陌今乃求一席之地日勞僮僕所採不足以供半月之盤豈余不知其機而然乎亦欲恥丈夫之恥也恥丈夫之恥而灌園者不知反恥余無機余惡乎無言

九龍亭記

亭名九龍以九龍躍于淵也九龍之躍得之傳聞其事有無漠然不可徵信而且冒之名者以亭不一於用亦龍之得九成變也立象明義古之君子居之矣歲已丑余為冬至正使洪養之梓副之洪仲循樂信為行臺至于龍灣則府尹洪幼直櫂也幼直於養之為從父弟而於余與仲循則故舊也相與會于鎮邊之軒座有九龍亭新扁而養之書者余怪問故幼直曰昔吾祖叅判公諱璠為義州也亭于九龍淵不五六十年而廢獨有故址在耳吾今繼先武尹茲土俯仰感慨席不煖而吾亭之吾兄筆之丹牘未完復相

遇於此殆若天與便而落之者然嗚呼亦異矣哉子與吾兄同役者盍登而記之遂携妓與樂為九龍亭之遊有丘南峙若覆於幘而可用以觀德也斷岸千尺鴨水映帶而可用以餞客也水神祠屋鄰近其西而可用以致潔也異域山川一舉目盡收戍卒沿江幕之煙火相聯而又可用以瞭望警守也是亭之為用變化不窮其殆匪龍而龍乎今夫龍之為鱗八十一而得九九之數以為體故能大能小能下能上以盡其變化易於乾九皆以龍之變化為象者誠以龍則必九九則必變也由是觀之亭雖無九龍之躍庸

詎不以九龍名乎余恐世之登斯亭瞻斯扁者以爲志異而已則非前後命名之意故爲幼直辨之使揭諸亭楣云爾

鏡浦臺記

江湖海浸各一其勝以黼黻於天地故洞庭之婁娜也而不能爲溟渤之浩瀼五湖之停畜也而不能爲三江之澎湃角有所去翼有所傳觀於水何獨不然若我國臨瀛之鏡浦臺其殆兼諸勝而有之乎竹島沙嶼門橋參差複列爲限於內外然後外通扶桑可朝出日駭浪蹴濤變化萬狀內涵鏡面蒨葱環合泓

淨及肩四揭若一鷗鳥之泛泛者至是則回翔下集焉魚龍之蜿蜿者至是則噉喙腮曝焉道釋遺逸騷人墨客使節冠蓋之駘駘者至是則徘徊咨嗟盡魁偉要妙綺麗瀟灑之趣焉夫何故巨海浸于陸注而江匯而湖洞壑千重煙波萬里相倚爲聲勢故精粹之所聚結雖天地亦不慳其并包衆長也嗚呼亦希矣哉臺舊無亭榭高麗按廉朴公淑除地得礎知古之有亭榭而亭榭之自是前弊後修四百年相望我聖上四十有八年壬辰都察院使李公得宗撤鄉班宰臨瀛鎮以恬靜吏戢民和事益簡而政多暇乃登

鏡浦臺見其板桷腐折朱綠漫泐歎曰使臺而廢也庸詎不累吾政乎卽捐財鳩工或仍或新輪奐改觀湖山增色走人于余願有記余謂江湖海浸天作也棟宇樓臺人作也以人作黼黻天作亦由江湖海浸之黼黻天地故觀滕閣岳陽之重修則其他設施本未可以類推欲知李公之治當於是乎求之也余雖未嘗一登于臺然平生好品第天下山水因臺之記妄論及此世稱臺本永郎仙煉藥之所石臼尚在云祇今清夜亦有笙鶴之來往者乎爲我問斯言之信否也。

中書堂述盛事記

國之設官府象于天天有北斗卽人君之治朝也北斗之下有三台卽三公之中書左右省也三台之下有文昌佐三台贊樞要以成功化於北斗故必於中書省置舍人之職棟一代文學士以佐贊三公之署事而前代榮其選稱之爲鳳池舍人司之有蓮沼以是也自夫署事之法罷備邊之司設而三公黜至其省舍人遂作冗官則中書鳳池之盛事不復可見又孰知其上應列宿也哉我 聖上四十有八年壬辰乃 龍潛時宿衛之周甲也將臨揔府親御講筵有

爲言 光廟嘗以上相兼司馬 上歎曰旣訪予舊
日宿衛之所敢不踐 祖宗會蒞之地乎乃備法駕
移鑾蹕言至于中書御署事之堂書揭憶昔入臨四
字又御舍人之司書揭七言詩二句命入侍諸臣和
之旣又有記有敘皆命朝臣之曾經舍人者書揭于
都堂舍人司於是 宸藻寶墨以楮以壁爛映于中
書之省譬如天行密移於上文章自成於下造化功
至雖巧於丹青者亦有所不能摹焉嗚呼豈不盛哉
領議政金致仁等以爲盛事宜壽其傳遂編輯 宸
藻寶墨彙爲一冊請付諸剞劂 上親灑中書堂述

盛事六字俾名其書以臣命膺亦會忝舍人命記其
事于卷後臣嘗聞文昌之傍有內階六星爲上帝幸
文館之階故人君右文興化則內階必光明盛臣雖
未學天象敢以理推之意者駕幸之前夕內階六星
必郁郁煌煌光燭于三台文昌之間也夫

直軒記

吾黨有直士曰德水李公謙鎮伯益也骭髀皎潔不
與人合亦不求合於人晚以直軒名其居而走書於
余曰子非我少友乎知我之直宜莫如子子爲我文
之記余童子時受學于外王考忠憲公伯益於余爲

何陋齋集卷八
毋黨屬尊而齒長余一年居又隣比朝夕相馳逐嬉
戲之餘談笑淋漓則輒抵掌軒眉吐膽吐氣蓋自志
尚言行以至出處窮通相與較絜比并要其歸全人
生之直而恥罔生之免而已及夫鬢髮颯然飄簪余
僥倖策名朝端馴致乎崇顯而伯益顧落拓不偶棲
棲於潛郎墨綬之間自其不知者觀之孰不曰伯益
屈而余伸也然余出世二十餘年事變機數雜交於
前有時俯仰因循枉直相乘於尋尺者亦已多矣每
中夜興思慨然寤嘆以爲孤負宿昔之所自期而伯
益則不然位卑故責輕責輕故雖不能直人其於直

已常有餘裕用舍行藏以枉已循人爲深恥到今六
十已滿翩然卷懷杜門却掃將欲孟晉其直之功也
乃曰孔子稱人之生也直此直之本然也孟子稱以
直養而無害此直之功夫也如欲致其功夫以反之
乎本然則使吾之直日積月累無間容息然後天地
之塞可庶幾也大書顏于壁平居觀瞻以自勵嗚呼
何其壯且奇也易曰習坎維心亨言身屈而道亨道
亨則身亦亨也伯益豈其人乎昔漢之馬文淵少游
二人者少小言志所爭特其閒忙隱顯之分然文淵
老白首成功猶且臥念少游平生之言若不可得况

余與伯益同志于直而其成之異乎雖然余自數年來衰病侵尋進少退多不復能有爲於世且將隨伯益後洗心從事於直使其中之參差者卒得爛漫於桑榆則伯益之直軒非余爲文而誰爲文於是乎書

灘隱墨竹屏記

灘隱墨竹圖當萬曆年間石陽正灘隱其號者爲東岳李先生作也先生於余爲母黨五世祖記余幼時受業于外王考醉村公見時節享祀廣張墨竹屏環以李澄飛禽圖障方夜燭影熒煌煙氣薰籠八叢脩竹或挺或亞或抽風披雨浥極變態之不窮而羣禽

相與下上其旁初觀者身詣手捫往往以爲活也匪畫也是何爲哉以其神也余嘗聞前輩之言國朝人才稱 穆廟時爲盛卽德行事功無論已文與藝亦彬彬耀人耳目東岳神於詩簡易神於文石峯神於書灘隱神於畫畫之必題題之必書時名爲四絕故其平生遊戲之蹟雖遍于國中而在四公家者居多然簡易石峯卑灘雖宗英久益替子孫不能世其有唯東岳之後爲卿相不絕家藏古蹟有過數百年無恙者而墨竹之屏凡有二本蠹食縮且半幾不能辨其榦葉今判樞密公澂東岳之五世孫也慨神物之

伊晚齋集卷八
將泯謀改其粧而懼有毀傷咨且未決偶檢古藏復
得墨竹圖如二屏者八幅生絹鮮潔若新出機杼公
以爲異遂屏之以大宗伯尹東暹德升神於八分使
書灘隱墨蹟四大字弁于屏而要余爲記夫寶鼎躍
於汾陰石鼓完於村臼余之疑斯理久矣今觀此圖
始知神物天亦愛護慳秘不使之終泯如此乃爲之
記

遊永春記

永春舊名子春又名乙阿朝其名永春不知昉於何
時且不詳其義壬辰四月朔朝余以冢宰屢遣召謫

補忠州則永春倅金樂材聖得也余嘗提舉太僕聖
得爲郎甚相得聞余爲忠州疾馳相訪盛言南窟北
壁之勝約與遊賞會家兒澄修澈修亦至是月十五
日起程行一百三十里踰丹陽之保德嶺右腋長江
左肘蒼壁穿松檜上下山坡凡二十餘里望見一嶼
圓曲平廣籬落隱約有無於垂柳間而長江橫其前
綵舟二三艤岸待之舍陸而舟至于嶼則永春邑治
也聖得已具舟北壁相與放棹沿洄壁峻嶒峭厲如
屏如帳如雉堞多遊人題名或隸或篆下蘸江水影
皆倒寫若先天圖之復卦上積累下停畜以拱軸於

北也迤邐繞出邑治之右平流急灘遞相送迎旱餘水淺舟摩軋石齒戛戛有聲者凡五里泊于南汜老者扶少者步土人爲之前導但見一山如覆瓢然綠蕪遍身初不知爲窟及至其口曲腰俛首瞪視之則窿然而穴黝然而深四旁盤石嶙峋緣飾水潺潺其中可没人脛篙工先已撐舟燃炬每三人共載過三則揮之大喝移棹聲響窟中轟轟若雷鼓轉而深寒氣逼人方夏若秋未半余竦然趣舟子回棹戒二子毋深惟余客李廷鳳窮其所至謂多奇巖怪石鍾乳又若先天圖之姤卦上穹窿下坼缺以拱軸於南也

夫先天圖之南姤北復爲生成萬物之門而三十六宮亦無非姤復之所來往故曰都是春今永春山水一象于此其名永春以是歟雖然前乎今而不遇知先天之賢不能命此名後乎古而不遇學先天之翁不能識此名物之開閉始終殆有數存於其間也聯翩下舟具語聖得使以永春易其治事堂之名吏隱者且爲之記

奎章字瑞記

天將以大統付畀帝王必假器物以爲之符瑞故天球大貝赤刀之屬是固無與於實用而古先帝王藏

之甚謹守之甚嚴朝會大禮必列于陛庭至於九鼎
之不能饘粥者石鼓之不能響節者亦必安于廟學
以爲傳國之寶是與儒家衣履之傳其事則一而其
義較大也若我國家 世宗朝所鑄活字其殆傳國
之符瑞乎瓊球琳琅箇均整以其摹印書策則不
知爲幾百萬卷以其陶甄才智則不知爲幾千百人
而屢經兵燹終不泯滅以與國家相終始其視九鼎
石鼓雖有大小輕重若乃闡發妙用神化無迹又九
鼎石鼓所不能而被天球大貝赤刀各適一器之用
者其不足比方也審矣顧以傳世之久典守者不能

謹藏所遺失十而入九我 聖上自在春宮慨然於
此壬辰年間令賓客臣命膺稟于 大朝搜出 世
宗朝已經範鎔之木本三萬餘字且下內藏古本心
經五帙叅其有無補鑄十五萬字及今 大猷時升
勅立奎章閣以臣命膺備員閣臣教曰閣不可藏書
而止又當有摹印之具然後可以嘉惠四方啓發人
知也遂命開鑄於關西按察營新鑄十五萬字藏于
奎章閣於是乎內外閣前後所鑄共爲三十餘萬字
而本朝傳國之符瑞以我 聖上之元年迥越國初
肇勅之元數猶寶鼎乍淪旋躍石鼓旣缺復完天人

相與之機自有不期然而然嗚呼異哉雖然臣嘗疑世宗朝活字俗名衛夫人字衛夫人李充之母而王羲之所學書者也今之活字乃是明初翰林學士所書爲善陰隲也其書與人不啻燕越之殊奈何冒其名以爲名乎今當以我 聖上傳國之符瑞更名以字瑞者爲有合於紀實故茲於進獻之初敢以是爲請云

無盡臺記

价之無盡臺不知初於何年大抵爲使客餽傳設也然其命名無盡人莫測指意或曰使客之館於是無

有窮盡故名無盡也或曰江流滾滾往過來續如道體之無窮盡故名無盡也二者於無盡之義則得矣獨未見其爲价之無盡也价之無盡與成之降仙箕之練光分峙爲三巉巖峭壁劒束笏攢江流爲其襟帶如月之偃而弓之彎羣峯拱挹煙嵐開闔自作朝暮之萬狀故使客之館練光者始謂過此以往無練光也至成則有降仙焉館降仙者亦謂過此以往無降仙也至价則有無盡焉然後寤言興歎知造物之無盡藏也而并包使客之無盡江流之無盡皆在其中嗚呼無盡命名有以見命名者之意無窮盡乎歲

丙申李侯弘遠官于价居數月宿弊刮劇民以寧謐
暇日戾止于臺見棟宇傾圯丹雘漫泐喟然曰所官
修解宇此非叔孫媯之爲政而春秋美之者乎遂卽
鳩材瓦賃丁役鑿鼓一響百堵俱興視臺之舊益敞
以崇乃盡錄前人題詠爲書於余請記之余觀前人
題詠所以描寫景物亦頗詳盡而但於無盡之爲無
盡者未有能發揮故余爲之詳述其義使刻諸楣若
夫亭樓與臺之優劣待余行春自練光降仙弭節無
盡當與侯共訂姑不具論云

濟光亭記

家有園園有臺突兀平曠高出巷陌方若繩版儼若
天成人之至于是者皆曰可亭也然無因亭之仍其
臺而已乃者我 聖上以保晚齋賜賤臣號旣又取
覽其保晚齋名稿者 御製七言長句以寵之 雲
章昭回恩言炳煇使寂寥篇簡居然爲不朽之業今
與後皆 君賜也於是 御製不可褻而玩之度
園之臺作亭五架爲室于中尊閣 御製然後軒其
室而亭曰濟光易稱天道下濟而光明我 聖上以
之也垣其亭而門曰五知宋有除樞密者以知恩知
道知命知足知幸之五知歸名其堂况賤臣受賜非

丙申李侯弘遠官于价居數月宿弊刮廟民以寧謐
暇日戾止于臺見棟宇傾圯丹雘漫泐喟然曰所官
修解宇此非叔孫婁之爲政而春秋美之者乎遂卽
鳩材瓦賃丁役鑿鼓一響百堵俱興視臺之舊益敞
以崇乃盡錄前人題詠爲書於余請記之余觀前人
題詠所以描寫景物亦頗詳盡而但於無盡之爲無
盡者未有能發揮故余爲之詳述其義使刻諸楣若
夫亭樓與臺之優劣待余行春自練光降仙弭節無
盡當與侯共訂姑不具論云

濟光亭記

家有園園有臺突兀平曠高出巷陌方若繩版儼若
天成人之至于是者皆曰可亭也然無因亭之仍其
臺而已乃者我 聖上以保晚齋賜賤臣號旣又取
覽其保晚齋名稿者 御製七言長句以寵之 雲
章昭回恩言炳煥使寂寥篇簡居然爲不朽之業今
與後皆 君賜也於是以 御製不可褻而玩之度
園之臺作亭五架爲室于中尊閣 御製然後軒其
室而亭曰濟光易稱天道下濟而光明我 聖上以
之也垣其亭而門曰五知宋有除樞密者以知恩知
道知命知足知幸之五知歸名其堂况賤臣受賜非

除官之比也乎亭以昭 聖上之垂惠門以表賤臣
之拜嘉人之至于是者又皆曰天設臺待亭已久謂
非有數不可也古之飾君恩者必有鼎彝旂常刻而
紀之夫鼎彝旂常列峙廊廡易於虧壞然其刻紀之
辭至今數千載焜耀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况以
雲章之至寶貯園亭之名勝壁在山而珠在淵祥輝
異彩過者爲之瞻仰指點知我 聖上陶鎔成物若
此其光明而且可使世世子孫入斯門登斯亭感乃
祖遭逢之盛盡忠報答爲邦家之光則其光明者益
光明也雖然是豈愚魯賤臣所自期哉亦惟曰命也

幸也遂爲之記

報堯軒記

桐原子營菟裘於臨泮堂房寢室略具未得其所以
名者偶閱稗史見宋元獻庠寄其弟宋景文祁詩云
惟有弟兄歸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則曰何其與吾
兄弟志尚類也遂以報堯扁其軒謂余曰非弟不能
冒此名非兄不能發此義願有以記之余曰然世所
稱報君者蓋亦多術而耕鑿不與焉故語人以耕鑿
報君則人莫不笑之元獻兄弟當仁宗盛際迭居台
司文苑凡天下之政事文學相與參聞者殆二十有

餘年矣乃不以興禮樂致太平爲報堯之具而顧規規於耕鑿自其不知者而觀之得不以爲文人滑稽之言乎然元獻旣作是詩旋踐其言以司空致政景文亦優游著書不復進取皆能兼享福壽而終當時之人聞風艷慕范景仁以景文之門人年未至而致政歐陽永叔趙叔平張希顏諸人又以元獻後進踵景仁致政故天下後世數恬退之盛必稱宋慶曆爲最而宋慶曆清明之化遂邁越漢唐照耀青簡其視柳公權之耄期精消不思求去卒貽羞於朝廷者未知此爲報堯乎彼爲報堯乎必有能辨之者矣吾兄

弟遭遇顯榮與元獻兄弟略相上下余以門戶之滿盈夙夜憂懼偶先休致已縛小屋於明臯今桐原子又將隨余後於臨沂臨與明十數里而近雲煙相望待他日幅巾矮驢來往東西農謳饁唱細和報堯之篇則世必以元獻兄弟爲類於吾兄弟而不以吾兄弟爲類於元獻兄弟此桐原子所以必欲余記之而余所以樂爲之記也桐原子爲誰今領議政徐命善繼仲也余爲誰致仕奉朝賀徐命膺君受也

同余樓記

明臯之陽有樓突兀臨于沼盛芙蓉沼中以侈觀主

人爲其翁將老而起也既成請名于翁翁錫以同余
且爲詩使楣諸樓其詩曰

樓名同余云誰與同黃切徒有美一人濂溪之上羊切辰

維此愛蓮世各有尚風披羽蓋雨散琳琅凌波仙步

匹練秋光人皆知愛殊異乎印印愛其趣式遠而長

本之維何外直中通王切陶不染不妖淤泥澄泓光切烏

偕彼庭翠照我柴荆良切居蓮耶人耶君子之風光切孚

富哉言乎百世可宗光切祖豈無他愛愛此清香匪曰

能之有警顛蒙陽切謨載陟軒楹載俯空濛陽切謨光風

霽月宛在中央迺展圖書厥謨洋洋永言神契一是

古今居切匪伊皤髮敢賭虛名陽切謨嘉與吾兒共保

家聲羊切市

保晚齋集卷第八終

采苑齋集卷八終

